



★四之叢劇代現益萃★

陞  
官  
圖

五

五

三幕喜劇  
陳白塵著



J  
102123  
113

# 醒官圖

陳白塵著

醒

示

群益出版社發行

## 序 幕

時：一個凄風苦雨之夜。

地：一所古老的住宅。

人：老頭兒——這住宅中看門的。

闖入者甲——一川流氓，強盜。

乙——他的同夥。

景：是一座很敞亮的客廳，但由於夜晚，在一盞如豆的油燈之下，顯得空曠而陰暗。

陳設簡陋，顯得好久沒有人住過了。

廳外天井裏一片漆黑。

左右有兩間臥室，門緊閉着。

油燈被風吹得搖擺不定。

（老頭兒——鬚髮蒼白，佝腰駝背，是年近八十的人了。——手持鷄毛掃帚，從右首房門裏出來。）

老（用掃帚到處打掃着，一面自己嘀咕。）灰沙，灰沙，……到處都是灰沙！……一天到晚吹不停的灰沙，……天吹暗了，地吹黑了，人也吹得迷惘了！……（看看天井）聽什麼時候啦！

（風聲淒厲，電線在哀號着。）

老 嚶！更大了！

（燈光搖曳。）

老（走近客廳，邁向天井的落地窗，向天。）老天爺！你有個完沒有？……吹！吹！吹！

（正當他一扇扇開窗時，隨風飄來了賣唱的歌聲）

「脫風扇，

語風聲，

鳳陽原是個好地方。

自從出了朱皇帝，

十年倒有九年荒！

（他傾耳聽着，一陣風吹去了歌聲，他也悻悻地闔上最後一扇窗子。）

老 十年九荒！十年九荒！……十年九荒也罷了；十年倒亂了九年！……（搖頭歎息。）

（遠遠傳來一聲女人的慘呼。）

老 ……這又是？……什麼世道啊！（再走近窗子靜聽，什麼又沒有了。）

（却夾了雨聲。）

老 哼！又下雨了！……這是什麼天！什麼世道啊！

（風雨間歇地咆哮着。在那稍爲寧靜的剎那，又傳來一片混亂的叫聲：屋頂有呼號，有慘叫，有怒吼，有呻吟，……但淅淅的響，風雨一變，又

再淺淺了。」

老 (舉起油燈，傾刻片刻，爲之太息。)……世道亂囉！……大難臨頭囉！

(當他舉着燈火走向對面房間，正想開門時，忽然濟騰地響了兩槍。)

老 (驚慌地立定。)又是什麼事？(走回來，向外照看了一陣。)老天爺，快點

天亮吧！

(又是一陣槍響。)

老 難道……今兒夜里都過不去麼？……唉！

(再向對面房間走去。開了門，進去，正轉身來掩門之際：——)

(通向天井的落地窗後推開一扇，閃進一個人來，——闖入者甲，身著玄

色長袍，頭戴黑銅盔帽，飲着領口，露出雪白襯褂。左手排門，右手端

槍，搜尋着燈光的來源。)

(身後又閃出另一個人來：——闖入者乙，短襖褲，頭頂破氈帽，肩上擔

負着碩大一個衣包。)

陸 官 因

老 (衝出來) 誰?

甲 (貼上後面時門窗，端正槍，低聲威脅地) 住口，再出聲打死你!

(乙躲藏在甲的身後。)

老 (司空見慣，毫不驚奇) 唔!……二位請坐!

甲 不許動!

老 咳，二位是客人，我們主人不在家，我這個看門的也得替主人招呼招呼呀!

甲 (強迫地) 不許你動!

老 喂喂，好漢請別動手!我這雨根老骨頭經不住你一拳的!

甲 那就少廢話!

老 好，好，……(坐下) 那末二位好漢要些什麼?

甲 要什麼?

老 說者容易，我們主人不在家，這鬼是裝光顧過不止一次了，值錢的東西早沒

了!他這鬼來重奪其位!

乙（向甲一笑）這老傢伙倒大方！

甲（笑，拍去肩，）老兄！別怕，咱哥兒倆來不送那回事！只借你這兒躲躲風！  
乙 你沒看見槍嗎？

老（看看他的衣包。）唔！……剛才就是（指他們）？

甲 對……你明白！得了，話說明白，咱哥兒倆今晚在這兒躲一夜，天不亮就走，什麼也不碰你的。

（乙在背後正偷起一個花櫃，搵上身。）

老 這……這……

甲 怎麼着？

老 一位姑娘來了，裏愛什麼拿了去，那是沒辦法的事，可這二位要住在這兒！……

乙 你要咱們哪兒去？外邊偵緝隊還在……



甲（打聽他，）老頭兒，怎麼樣，你說？

老 那人家要說我「窩藏——」

甲（出槍逼之，）答應不？

老（推槍口）喂，您別急呀！我也沒說就不答應！

乙 你答應了！

老（不看槍，）有這玩意見，有什麼辦法呢？……

甲 你知道它的厲害就行！（向乙，）來，用繩子把他捆起來——老頭兒，對不

起，要屈你一夜。

老 要捆起我？

甲 不捆你誰敢保險？

老（冷笑，）我說呀，位哥漢，我老頭子爬不動走不穩，你還怕我逃？無鬼怕我

走風，你們又沒搶我的拿我的，我犯得着？再說我這條老命，還想活兩年，我

得罪了您，未必還想活！

甲 我慫你也不敢！……

老 再說，我老鄉子忒然管透了二位住這兒，好人俵到底，我還待給二位把招風。約我起來不要緊，半夜里有個風吹草動，誰給你報信？

甲 你會把風？

老 我住在門房裏，這兒有根繩子通到這兒，這兒懸懸着個鈴鐺兒；一經有事，我將繩子一扯，鈴鐺兒一響，二位就可以趕緊預備，——這兒有門，通到後花園去（指右首房）。那一間（指左首房回）是睡房，一條死路，可走不泄。

乙 （兩語地）請他去罷？

甲 老兄兒，我不怕你搗鬼！把招風，請你喝杯酒；出毛病，老子可要你命！

老 （笑）可不，我這條老命在您手掌心裏！

甲 那快滾！燈何在？這兒！大門開好，機靈點兒，有什麼動靜先拉鈴鐺。

老 （急急起來）門房裏就這一盞燈……不礙事，就讓我睡在這椅子上罷。

甲 這椅子我要睡！去去！你去看門！

老 唔唔，我去看門，我還要去看門，……給貓就在這兒（扯了一下），有了貓

靜，我……

老（回頭）這個門直通花園的……

甲 知道了！知道了！

（老頭兒去了。甲向天井中張望一眼，即打開右首的房門。）

乙 是這花園的？

（甲又推開左首的門照一照。）

乙 還有床，老六，咱們睡在裏邊吧。

甲 伙計，那是條死路，沒有門！

乙 病？……

甲 這洋椅還不舒服？（檢張長沙發）我睡這一張。

乙 也好。

甲 媽的，這房子倒不壞！

乙 像個衙門！

甲 (非笑地) 你進這衙門沒有？

乙 (不好意思地) 老大，您呢？

甲 我？(威統系之地) 哼！

乙 (坐上另一張沙發，不禁一跳。) 哦！

甲 你聽你！見過世面沒有？——這是洋椅！呀沙發！怕什麼？

乙 哦哦！……

甲 想當年，我也坐過兩年衙門！……得，好漢不提當年勇！——咱們來瞧瞧這票貨。(打包袱，裏面塞滿衣服，首飾，銀錢。) 伙計，今兒運氣不壞！你瞧這件線春袍子，全新的，還沒穿過。(在身前比了一比，不由自主地穿上身試試。) 怎麼樣，合式麼！

乙 老大，您這米一打劫，可真有個官派！

甲 (得意) 是嗎！大要衣裝，佛要金裝！難道做官是天生的？不信你穿起兩件衣

服來，可不就大派了？

乙（果然檢起一件長袍，打算試一試，眼看著甲。）這一件……？

甲（割止。）得！聽你身上就里骯髒的！——伙計，別忙，跟我幹兩年，有得你

穿肉！（收拾起衣色。）

乙（懊喪地）我穿起來也……也不會像樣兒！

甲 你這傢伙好沒志氣！跟著我，將來總有官給你做的！（似乎已經有了官氣，架

子十足地坐下。）

乙 官？我都能做官！（驚訝不已）

甲 那有什麼！有錢就有辦法！伙計，我悶壓得多囉！哼，老子是時運不濟，倒了

楣，聽，再三年，老子有了個百兒八十萬，省長不說，道尹知縣什麼的，總

買它個把個來玩一玩！（燃起煙來，自我陶醉）。

乙（橫也不是，豎也不是地坐不安穩）可是我，老大，您看可有這個出息？（結

果還是蹲在椅上）。

甲（邊諍着）伙計，倒不是我當前奉承，你五官端正，天庭飽滿，只要時來運來，還怕少了官做？

乙（樂得手舞足蹈。）老大，您……您……開玩笑！

甲（正色）我跟你開玩笑？你去打聽看：那些省長，督軍什麼的，又這什麼出身？不……揀錢，就靠揀槍桿兒！有幾位病猴形兒，簡直抵不上你哩！

乙（笑得合不攏嘴）……您……

甲可……伙計，像說不單只講五官的；站也有站像，坐也有個坐像，你在這個上頭還差勁兒！

乙（趕忙坐下）哦，哦，（乾笑）沒……沒坐慣！（端坐起來）。

甲對！這……像個樣兒！……可……做大官兒的，又得隨便點兒，你這付必恭必敬的形兒，可又做個小書記了！

乙那！（更加坐立不安）。

甲那有什麼！假如有朝一日你真做了官，只要我開導開導你，有個三五天，什麼

都學會了！

乙（不能信任）老大，當真的？

甲 我還騙你不成了？

乙 可是我？……

甲（掉了煙。）得，別惹他了，睡了罷，四更了！（隨身倒在長沙發上。）

乙 早戒，老大。（檢起煙蒂兒過癮。）

甲（呵欠。）天，估計，天不亮就得爬起來走啊，先把這票貨弄出城。

乙（躺在單人沙發上不斷變換位置，企圖舒服點。）走啦，老大。（又抽了一口煙。）

甲 打一個腰酸就得睜醒我呀！

乙 嗯。（又換了個辦法）………噢，老大，您看這票貨，能值多少錢？

甲 睡了罷！這些錢幹嗎！

乙 總值個好幾萬罷？

甲（敷衍地，）囉，囉。

乙（終於把一雙腿放在案背上。）……一回就是好幾萬，幹上十來回，就是好幾十萬！……老大，您說有個幾十萬就可以買個什麼？……

甲（沉沉欲睡。）唔，……唔，……

乙 噫，知縣，……還有道尹什麼的，……還有省長！……

甲 ……唔……

乙 知縣……有好大呀？……縣太爺，縣大老爺，……青天大老爺，……

（自己低聲地笑了。）

（乙手中煙蒂掉下了。）

（窗外風雨凄厲。）

（遠處慘叫之聲不絕。）

（槍聲也隱約可聞。）

（燈光昏暗。）



（彷彿有脚步雜踏聲，許多人壓低嗓子在問：「——哪兒？哪兒？在哪兒？……」）

（暗轉）

國 官 陸

陸

## 第一幕

時： 夜曉——天亮。

地： 縣衙門的大客廳——即序幕的住宅。

人： 知縣

秘書長

知縣太太

文局長——財政局長

馬局長——警察局長

鍾局長——衛生局長

蕭局長——工務局長

齊局長——教育局長

闖入老甲——節假秘書長

闖入者乙——節假知縣

老百姓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。

警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
松：依然其序幕的綿綿客塵，但由於燈火輝煌，由於少數傢俱的色彩變換，由於裝飾改變而增加了一些佈置，原有的空曠與陰黯已經被華麗堂皇所代替了。

第一場。

（腳步聲，許回聲，繼續不斷，繼續增高。）

（甲和乙同時醒了，急急從炕上椅子。）

乙：什麼事，什麼事，老大？

甲：快！走那個門，到後花園！

乙：（躍起）衣包！衣包！甲逃進了右首的門。）

（門外追趕撲打之聲變成一片：「打！打！打死他！」）

55

（通天井的密門衝開，知縣——好像醉從臥室中逃出，一手提着袍褂，一手提着鞋履，身上的短衫褲已經被殿打破爛。）——狂奔而入。）

（與他同時進來的，是祕書長，——身上的長袍馬褂也被扯爛了。——面色如土，狂奔進來，當即撲倒在地。）

（知縣感到沙發背後，但又覺不妥，想進內室。）

（在地下爬不起來。）知縣大人！我完了！

（門外正在呼喚着「哪兒？哪兒？在哪兒？」）

（一羣老百姓——手執棍棒，蜂擁而入。）

（知縣尚欲逃竄，已經爲老百姓所包圍，於是聚而毆之，一邊發出狠毒的

咒罵。）

子 你還亂拉壯丁吧？你還買賣壯丁吧？

丑 打死了算！老子一家人都死在他手裏！

寅 狗入的！你還割地皮騙錢！（按他頭）讓他嚼地皮！

我二十石谷子都讓他沒收了！看他狗入吃得好肥！

辰 剝掉他的皮！

巳 打啊！打啊！打死這狗官！

午 你再來拆我的房子嗎？

未 你還挖人家祖坟吧？

寅 狗入的！斷了氣？

衆 死啦？死啦？

寅 走上再找他的母狗去！

（衆人又呼嘯而去，經過秘書長身旁，每人又重重地踢了幾脚。）

衆 （罵着秘書長？）這是秘書長？……什麼秘書長？狗頭軍師！狗頭軍師！……

（衆人下。）

（右首房門慢慢打開，傳出甲和乙的腦袋來。）

乙 （向甲伸了伸舌頭，）這是怎麼回事，老大？

甲（機警地跑過來，搜查一下知縣的身上，毫無所得）媽的，一點影頭都沒滴！

乙（跟過來檢起知縣的袍褂，）老大，這套衣服？（笑，希望允許。）……

甲（不屑地，）算你的罷，（又去檢查祕書長。）

乙（謝禮憐憐，老大，）急忙穿了起來。）

甲（依然無所獲，）都是冬天的臭虫！——嘿！你倒穿起來啦！

乙（苦笑）您看，可還……可還像個樣兒？

甲我說嘛，人要衣裝！這可不有個樣兒啦？（摘去他頭上的髒帽）再換上這頂帽

子，（檢出知縣的呢帽，）瞧，官還不是人做的？（將氈帽戴上知縣的頭，忽

然發現）哎呀！伙計！你瞧罷！（抬起知縣的上身），這傢伙可不像你？——

簡直是一個模子裏出來的！

乙（驚喜欲狂）當真？（看着知縣，摸着自己的臉。）

甲你瞧罷，做官的有什麼了不起？跟你還不是一樣的人？連像貌都一樣！

乙 (發笑) (那我……)

(從天井那邊跑來兩個武裝警察。)

警察一 報告！

警察二 報告！

(乙大驚失色，急欲遁去，甲按住他。)

甲 (鎮靜地) (進來！)

(警察一、二進入。)

一 (向乙敬禮) 報告縣太爺：奉了馬局長命令，聽說有亂黨來縣衙門搗亂，特派小的們來彈壓。

乙 (嚇得跌坐在椅中。)(唔……)

甲 (遮斷乙，制止他別動。——對警察) 馬局長？——唔，你們的局長自己怎麼不來？這兒出了那麼大亂子，縣太爺受了驚，都說不出話來了！……

甲 是！馬局長已經來了！小的們是跑步來的，所以先到！縣太爺受了驚。……



甲 要不是我在這兒，你們縣老爺可要吃虧了！聽你們祕書長不是給打死了？

乙 是！那一位是？

甲 （將紙帽壓了眉目，）這是我打死的一個亂黨！——唔，你們倆先把這個死屍抬去埋了。

乙 是位……

甲 （一閃頭看見乙的一雙光腳板掛在那兒，踢他一下，使他說起）噓！……

乙 （驚叫一聲，）哎！……

甲 大人怎麼啦？

乙 聽，給亂黨追得連皮鞋都掉了（撿起皮鞋遞與大人，您進房間去休息一下會罷。

甲 （如釋重負，）好，好，老大！

乙 什麼老大？（暗地裏搗他一拳，順勢攙扶他向左首房間去，）你們快點把屍首

抬出去！快！（下）

甲 是！——伙計！來罷！好差事！

二 倒楣！他們縣衙門裏鬼都沒一個！

一 還不是跑光了！

三 唉？知縣太太都沒在？

二 (曖昧地) 還不是跟財政局交局長在一道！

三 (會意地微笑) 唔……哎呀！這縣城還乾死！

一 真的動起來了！

(警察一、二驚慌地跑開)

知縣 (你們是誰？……我沒有死？)

一 知道你死沒死呀？……你是人是鬼呀？

縣 我是人……我是知縣大人呀！

二 你是知縣大人？這就活見你禱的鬼了！

縣 真的！我是……

(甲衝出。)

甲 怎麼的？

一 這個死的活了，這說是知縣什麼的囉！

甲 對了，就是他用手打縣太爺的！抬出去，不管死活，埋掉！（對着臉一巴

掌，）媽的，死罷！

縣 （慘呀，）呀……

甲 （用手巾塞住他口嘴，）快抬去埋掉，反正活不成了！快！快！（入左前房

（間。）

一 是——伙計，來，快點抬出去！

二 就這去，半死不活地埋掉？

一 快抬走！快抬走！（低聲。）醫先生的幹嗎埋掉？抬去賣掉！——好賣二十

萬！

二 （驚喜）賣去當壯丁？

一 快！快！抬到壯丁營去！

〔警察一、二撥短縣大人下〕

〔甲探頭出視，急反身招乙。〕

甲 快快，走罷！

〔乙穿上了皮鞋，出。〕

乙 他們走了，老大！

甲 快走，快走！再不走要露馬腳了！

乙 〔驚喜交集。〕他們把我當着縣老爺？

甲 得啦，走罷！拆穿了可不好玩兒？〔推乙向右門去，〕走，走走，快！

〔天井裏有人叫：「打死回？好！快去埋掉！埋掉！」〕

〔接着跑來一個人，——那是警務局局長，身材奇短，但總愛耀武揚威地全副武裝。——氣喘喘地奔上。〕

局長，大人！大人！哎呀，您受驚了！您受驚了！〔敬禮，再加以握手。〕您……

乙 (木然不知所措。)

甲 您怎麼是馬局長？

馬 閣下尊姓？……哦，剛才拍出去的那個暴徒就是您打死的？

甲 是前，我是知縣大人的老朋友，姓張。大人剛才受驚不小，精神有點兒恍惚，

您看，他話都不能說。需要休息之行。(扶乙，想進左首內室去。)

馬 哦！真的！(連忙打掃沙發，)大人這兒休息罷！(過來攙扶他，)這兒休

息！

甲 (推開他，)您坐，您坐，我來招扶。(扶乙坐沙發上，自己夾在馬局長前，

遮掩着，)哦，馬局長看見秘書長的……？

馬 (驚訝，)哦！秘書長！可憐！憐！發他們打死了！這些亂氣！……

要重辦！重辦！(轉身向乙挨近，)大人怎樣？您沒有受到傷麼？

甲 (遮開，)大人受的是內傷，大概是神經出了毛病，看不出。還是讓他休息

一會兒罷。

馬 哎呀，這死該死！我要早知道就好了！把我局裏全部警察開來保護，事情不會如此之糟的！這要請大人特別寬恕……其貨這也不能怨卑職，（湊近去，小聲）從昨天早晨起，艾局長拖住我們打牌，一連就打一百零八圈！卑職是生怕有什麼公事，所以提早回家，一到家就聽到消息，一聽到消息就馬上趕來……

……（四顧）看，到這會見他們一個都沒有到！（看看知縣毫無反應。）

甲 是是……

所以艾局長這樣的愛熱鬧，實在是太誤事，太誤大事了！（看看知縣還是沒有反應。）

甲 唉，馬局長，總書長的屍首怎麼辦？

馬 這？張先生不用操心——來人！

（警察三、四上。）

警察三、四 報告！

馬（把總書長的屍首抬回他公館去）說我們各局局長馬上就過來商量善後！

警察三四 是！（拍屍身下。）

甲（企圖支開他。）唔，馬局長，目前最要緊的事，是捉拿兇手！您趕快去派警察出動罷！

馬（支吾，）唔，唔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老百姓跑不了！現在最要緊的是大人的病！噫，我的心簡直亂了！真是如喪考妣！

甲 此刻不去捉，到了明天兇手都查不出啦！

馬 查得出，查得出！查不出把全城的人都殺光！

甲 那怎麼可以！——你還是去查一查罷！

馬（無可奈何，）噯，張先生，您是知縣大人的朋友，也不必瞞您：您要我此刻怎麼去查呀？我的局子裏一共只有六名警察；兩名在看家，四名都派到此地來了，哪兒還有人呢？將來我向鄉鎮長要人，鄉鎮長向保甲長要人，還怕抓不到人？

甲 唔，唔……

馬 還是你來談一談出事的經過罷，辦案的時候也好作個參攷。

甲 道，……等一會再談罷。我看，知縣大人精神恍惚，話也不說，還是勞駕去請位醫生來罷！

馬 (恍然) 哦！……您看，我真亂極了！我真是如喪考妣！什麼都忘了！(又走近，) 大人，我去請鍾局長給您瞧病！(轉身就跑。)

甲 (緊急命令) 什麼！別裝了！快走！

乙 (捨不得了) 怎麼？磨走了？(剛要起身。)

(馬局長在天井裏：「哦！好極了！鍾局長您來啦！快！快！」)

申 糟糕！(推乙躺下，) 躺下！閉上眼！別動！別開口！

(馬局長推着鍾局長——衛生局長，五十來歲，一身古老的西裝，燙着藥箱，——上。)

馬 好了！好了！鍾局長來了！——張先生，這位是衛生局鍾局長，這位是知縣的老朋友，張先生，今兒全虧有了張先生，打死一個亂黨，才救了知縣大人。

鍾 (永遠是一副科學家的面孔，冷冰冰地握手) 邱感謝您啦！(轉身就向縣長)



夫人！(彎下腰去敲動手診病。)

甲：(大驚) 鍾局長！等一等！大夫怎麼着了！

鍾：(嚴重地) 等！怎麼能等呢？——幼兒受傷了？頭部？腰部？胸肋？(全身亂摸)

乙：(發摸得靜閉心，向甲求救地)，老大！……

甲：大人，閉上眼休息罷！——大人受的是內傷，神經上出了毛病，不能談話，！

「酸酸，說一兩句話也是胡說白道！……」

鍾：唔，唔……(切脈，用聽筒聽，) 走呵，脈搏不快，心跳得厲害，全身都在發

抖，這是頭腦受了震動，神經受傷，需要安神靜養。

甲：對！對！對！您說的完全對！請坐！

鍾：(坐下去馬上配藥)……。

馬：(附耳低聲問)：不要緊？

鍾：很要休息幾天！

(外面奔進兩個人來，一迭連聲地問：「大人在哪兒？大人在哪兒？」)

（一位是教育局濟局長；——不過四十來歲，但暮氣沉沉，呵欠連天，含着一根白玉嘴子的長烟桿。）

（另一位是工務局屠局長；——一身筆挺的洋裝，油頭粉面，顧影自憐，夾着一個大公事皮包。）

屠（奔去迎接）哎呀！你們這會兒才來！這兒！這兒！

（領局長在專心配樂。）

（甲急得搔耳抓頭。忽然心腸一硬。）

甲（低聲向乙警告，）不要怕！什麼都有我！睡好！裝病！

屠（你們呀！簡直賄昏了頭！現在才來！

屠局長（不服他的短氣，）你這回休識我的馬嘍！——拍就拍，當發快！

屠（受了攻擊，馬上報復，）女人是你的命！又給裙帶子扣住了！

屠局長（噫，算了，算了，見面就頂！大人怎麼樣？

屠（大人今兒受了大驚！現在睡着了。要是等到你們來呀，大人的命都完了還！

蕭 我說罷，你跑得快呀！

齊（止之）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闖下這麼大禍？——大人！

蕭 大人，您好些嗎？

甲 二位請坐吧，大人頭腦受了震動，神經受了傷，現在話都不能說。剛才鐘局長看了，說要好好兒休息，讓他睡一會罷。

馬 哦，我忘了介紹：今兒呀，如果不是他先生在這兒，我們大人早沒了命，咱們大夥兒也完了蛋啦！——這位是張先生，我們知縣大人的老朋友，——這位是教育局的局長；這位是工務局局長！齊局長是持大職的名將，一日氣可以打一百二十個麻痺！……這位蕭局長是品花能手，外號是驟登寶寶玉，又叫洋裝西門慶！

蕭（冷酷地，）那末你是軍裝武大郎了！

齊（和解地一笑，）哈哈！好聲噱！好聲噱！——別儘在打哈哈！張先生，請問事情倒底是怎麼發生的？

甲（乘機挪了張椅子遮住乙前坐下，）是呀，我正想給諸位報告一下嘍！

蕭（打量着他，）哦，張先生，我們少會，您是什麼時候到此地的？

甲（不防這一手，）嚶，我是今晚剛剛到！

蕭 剛剛到？！那真是巧極了！

甲 是呀，我和我們……（指乙）大人和我是二十幾年前的老朋友啦！這次路過此地，特地來看他。因為是多年不見，一見面就談呀談呀，一直談了半夜！

蕭 在他的小書房裏？

甲 咳，咳，……是的。……我們就談呀，談呀，無所不談……

蕭（向馬曖昧地，）知縣的「太座」還沒有回來？

馬 問你呀！我是先走的呀！

蕭（低聲，）我們離開艾公館也半天了呀！糟糕！老艾也太不像話了！他們倆現在知道躲到哪儿去了！

甲 咱們正在談得痛快，忽然外面噪噪嚷嚷，擁進一羣人來，嚶，我一着，足有五

六百！

馬 (舌頭一伸) 五六百？

甲 總之是數不清的人！有的拿刀，有的拿棍，有的拿槍！

馬 居然有槍？

甲 大概是拿來嚇人的，也沒有子彈。

馬 噫。他們進來要幹嗎呢？

甲 那裏還講道理呢，有的嚷：你霸佔我房屋，你強佔我田地！……

馬 嘩嘩嘩(向蕭) 這大概是老兄的德政？

蕭 有的嚷：你買賣壯丁！你包庇烟賭！……

蕭 這又是開下的功勞了？

齊 何必再鬥嘴呢？大家都過不了！

蕭 可沒有我的事！

齊 鍾鼎人！你一家當然是進取廟的！

甲 還有說：侵吞平價米呀，沒收平價布呀，圍搶打死學生呀！……

齊（自我譏嘲）嘿，這就扯到我身上來了！

甲（笑）諸位原諒，我只是聽他們胡說的。

蕭 對，對，他們這寫些什麼？難道老艾倒沒有份兒？

甲 自然還有了：興什麼苛捐雜稅，囤積居奇，私賣烟酒，征糧舞弊；……寫了一大堆。

蕭 這全是他財政局幹的！

馮 後來呢？

甲 七嘴八舌，胡說胡鬧。那裏說得清呢？看見了縣太爺，動手就打！可巧兄弟自幼兒練過十八般武藝，刀槍劍戟無所不能；憑他們這批烏合之衆，那還放在眼裏？兄弟奪過一根棍棒，一邊保護着大人，一隻手就殺出重圍！見一個殺一個，見兩個，殺一雙！只打得他們落花流水，東逃西散！可是兄弟正打得起勁，回頭，我們大人又被他們包圍起來了！這一下，兄弟點了火，掏出傢伙，

掏出槍來）兵，兵，兵，對天就是三槍！他們還不放手，兄弟對準領頭的一

個，一條伙甩倒了！這才救出我們的大人，那幾百個亂黨也就一閃而散了。  
馬 啊啊啊，……了不起了！了不起了！張先生你真是！完全虧了你！否則，我們大夥  
竟可都完了蛋囉！

蕭 那麼祕書長又是怎麼死的呢？

甲 哦，那是……唉，那只是知縣大人預免沒給我介紹，在人亂馬翻的時候，我也  
認不清，就被他們拳打腳踢地打死了！

馬 我們要替祕書長報仇！

錢 （冷冷地）現在先讓大人吃藥！

甲 （忙接過來，）我來，我來！

（財政局艾局長！三十多歲的中年人，面圓耳肥，一付發福的樣子。）  
慌慌張張奔來。）

艾局長 糟糕！糟糕！我才知道！我才知道！怎麼這樣了，大人！

「好，你來了，（搥到一邊，）正在吃梨。現在不能講話，神經受了傷了！滾！」

（嗚嗚）「太盛」回來沒有？你把她搥暈兒去了？」

馬（背着他回鼻子）你呀！你呀！

艾（閃躲地）少胡說白道了！——大人！

甲大人這儘要休息，讓他睡罷！

艾（看甲，）您……？

馬（驕）！這位是張先生，我們知縣大人的老朋友，剛剛到的。今天的事幸虧有了張

先生保駕，否則是不堪設想了！——唔，這位是財政局艾局長！我們縣里第

等紅人！——我們剛剛聽了張先生的報告，真是危險萬分，好像一部電影！

艾（哦哦，請張先生再講一遍吧！）

（外面聲音：「太太回來了！太太回來了！」）

馬（知縣太太回來了？）

甲（那末，諸位，我們迴避一下吧！他們夫妻間一定要戀愛一番了！）



馬 對！對！我們書房裏去坐一會，張先生，你再把匾額給艾局長講一次。（意

人去說。）

甲 好的，好的。——哦，這杯藥還沒有吃哩！——替位先請！

（衆人下。）

乙 （得意。）怎麼，老大？我真成了知縣大人囉？

甲 （潑去藥，）躺下！別動！你的太太來了！

乙 那怎麼辦！怎麼辦？

甲 一不做，二不休！你裝病！一句話都不許說！到時候我會來救你！（下）

乙 （哭喪着臉）老大！老大！你別走呀！……

甲 （在外，）太太回來了？大人睡着了。

（知縣太太雖然是三十來歲的人了，妖豔異常，打扮得十七八歲的少女一

般。——急急風地登場。）

太太 睡着了？（停步 自己再修飾一下，準備一下，然後一個箭步奔向知縣，誇

張地發哀：「哎呀！你怎麼了？親愛的！受了驚了！（伏在他身上假哭。）你看我該死罷，到現在才知道——這些聽差的都渾蛋，一個都不來通知我！張太太，李太太，王太太她們一定拖着我去打麻將，我既不能打呀，我心里亂得很，一定要出什麼事呀！你看……」

（乙閉目發抖，一言不發。）

太太 親愛的，你怎麼不理我呀？你哪兒受傷了？脖子？腰？還是頭呀？（全身找尋。）是胸口，肚子……

（乙只好裝死一般，動也不動。）

太太 親愛的，你睜開眼看看我呀……怎麼，你生氣麼？（抱他的頭使之坐起。）我知道你生氣，（坐在他身旁，攆抱着他）誰想打牌呢？他們三缺一，死拖住不放呀！好，我再也不打牌了！別氣了，別氣了！（假着他試驗。）親愛的，你已經受了傷了，再生氣，看氣壞了身體！

（乙雙顰若鶩，目瞪口呆，）

太太（哄孩子似的。）別氣了，說句話罷，我的心難過死了！——我的心簡直要

碎了！你就句話呀！（看他，）

（乙又閉上眼。）

太太（眼睛一轉，掀起繻來。）噯，我知道了，你又在吃艾局長的醋了，是嗎？

……你看你，做了縣太爺還那末小氣！我在艾局長家裏玩兒，不過是跟太太們打打牌，會有什麼呢？回來遲了，卻是爲了打夜牌呀！——就爲這點事生氣嗎？（再假上他的臉，）得了，得了，別小孩子脾氣了，你的病要緊，看氣壞了，那我的心，就……我的心的就真碎了！（悲苦之聲）你，親愛的，真要我心碎麼？

（乙如墮五里霧中，飄飄欲仙。）

太太（手撫其額，）你看你，今兒又沒剃鬍子？我給你打水來洗洗臉好罷？（站起身來）

（乙又閉上眼，仰靠沙發上，）

太太（微愠）你怎麼囉？老跟我裝死裝活的！有什麼話你說呀！

（乙依然不語。）

太太怪了！怪了！你這是什麼毛病呀？

（甲潛步入。）

太太你是真病了還是——？哎呀，（注意辨認。）你——！

甲（在她背後，）太太，他不是你的丈夫！

太太（驚跳，轉過身來。）什麼？

甲（手槍早抵住她。）不許呀！——我跟你說。

太太你是誰？

甲你別管我是誰！——告訴你，你的丈夫已經被亂黨打死了！這是我替你找來的

冒牌貨！

（乙睜開眼，貪婪地看著她。）

太太（下意識地看他一眼。）他……

乙 (無聲地傻笑起來)……

甲 你看不像麼？——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！

太 你們打算幹嗎？

甲 只要你願意，咱們可以錢一筆買賣！

太 跟我談買賣！

甲 對了。——現在，你的丈夫死了，第一，你變成了寡婦，沒了男人；第二，以後做不成知縣太太，你什麼都完了，你想是不是？

太太 (沉思。)……

甲 如果你不願意守寡，不願意丟掉這知縣太太的位置，那很容易——你就承認我這位朋友是知縣大人，是你的丈夫！

乙 (站起來饒涎欲滴地看着她)……

太 這……

甲 很簡單：你答應，什麼條件都好商量；不答應，咱們馬上從後門出去，什麼事

都沒有！——可是從今以後，你就不再是知縣太太，而且要守一輩子寡。

太（看了乙一眼，）可是，……如果我祇承諾一半呢？

甲 一半？

太 既做買賣就得交代明白：條件可以說，可是財政局文局長，他跟我的關係想來你已經知道……

甲（恍然大悟）哦！原來你們……

太 如果干涉我的自由，我可以承認和你這位朋友表面上的關係。承認他是知縣大人，至於這條件也好說。

甲（放下槍，）好！知縣太太，你真痛快！咱們這筆買賣就成了！

乙（大喜向太太，）你答應了，你答應（抓他的手，）做我的太太？（意圖擁抱。）

太 你黨著真的？（順手一巴掌，）滾開！

（乙被撥倒椅上。）

(艾、馬、冷、蕭、鍾五位局長同時伸進頭來。)

衆 怎麼啦？

太 (跑過去擁抱乙，) 親愛的，看打死好大的一個蚊子！

衆 哦！……

(暗轉。)

· 第二場 ·

(天已經亮了，縣衙門裏在舉行緊急會議。)

(知縣大人雖然有病，還是親自出席。不過是由太太和新任祕書長在主持一切。)

(會議才開始，各位局長都在座，四名警察守衛。)

(不過我們的稱呼得變一下了，甲先生既已榮任祕書長，而乙先生既公認是知縣大人，我們也只得改口了。)

太太 諸位局長：知縣大人要我宣佈：現在開會了。我是個女流之輩，本不該干預

廢事，但今天不能不出席，替大人說兩件事：第一，昨天夜裏，大人受了很重的內傷，腦神經有了病，現在還不能說話；說一兩句話還可以，不過嗓子都完全變了。……

（甲在太太身後徘徊，手槍不時地在顯現。）

太太 所以今天的會議要請張先生代爲主持。……

艾（大驚）張先生？……

（各位局長面面相覷，太太乘人不防，突然以一張紙條塞給艾局長。艾局長躲去一邊。）

太太 對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昨天夜裏的事，如果沒有張先生在此地，大人的性命難保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知縣大人一完蛋，諸位局長還不是樹倒猢猻散？——哦，我不會說話，——我是說免死狐悲！——哦，這是不對！我的意思是說：大家也就完了！大人是很感激張先生的，而張先生過去在政界幹過十幾年，現在聽容長出了缺，所以就請張先生來做我們的秘書長，今天的會議也就請他主



持。……

艾 (看完了字條，態度一變。) 對！對！張先生肯來屈就縣署長，真是再好也沒有！

馬 (跳得更高，) 擁護！擁護！

齊 (點頭) 當然很好！

蕭 (鬼鬼地拖一拖艾) 怎麼樣？

艾 (推開，沒理他，)……

(領局長木然坐着。秘書長旋乘機發言了。)

齊 兄弟本來是路過此地，但知縣大人和我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，一定要兄弟幫忙，這叫做却之不恭！……此後都要仰仗各位指教！(教各人紙煙。)

艾 那裏那裏！

馬 客氣客氣！

(衆人附和了一聲。)

書好，爲政不在多言！兄弟也不客氣了，現在就開會吧：：

（秘書長向知縣耳語有聲。知縣正襟危坐，有如木偶。連連點頭。）

知開會：：討論：：討論：：昨天的事！：：

（乘人不備，艾局長又與知縣太太交換了幾句話。）

書大人的意思：昨晚亂黨搗亂，前秘書長被害，大人受傷，這件事對於大人和秘書長個人沒有什麼，問題是國家的法紀要緊！知縣大人都可以隨便毆打，則政府的威信何在？將來的政治那可就不可設想了！所以這件事要重重的嚴辦！請各位提出辦法！

知慶：：各位提辦法：：：

（太太走過來，示意他少說話，坐在沙發靠手上。）

知（不懂）嗯？：：（胆戰心驚地摸觸龜的手。）

太（釋脫他）別動！

（大家正在交頭接耳商量。一驚。）

書 大人，你休息休息罷。

知 唔，唔，……唔。

馬 (慷慨陳辭。) 秘書長的意見我絕對擁護！一定要嚴懲兇手！一定要多多抓幾人來，殺！殺！把這些暴徒斬盡殺絕！

齊 唔，唔，是要重辦！否則我們將來人人自危，誰還敢做官？

若 重辦當然要重辦了；可是第一，兇手逃得無影無蹤，馬局長打算怎麼去抓？第二，亂黨有好幾百，馬局長，你的警察機關全部只有六個人，你怎麼抓得了？

馬 唔……

齊 噯，這也是，暴徒如此之多，怕也只能殺一做百了！

馬 (氣虎虎地。) 我警察少也不止六個人！新局長你可不要信口開河！我們辦事豈可不比你們辦工務，可以說報個十倍二十倍尚！

若 (冷笑道。) 那末多幾倍呢？

齊 噯，你們兩位是打算囑對口相整怎麼的？

書（連忙接口，）兩位的意思都對！辦，當然要重辦！但雇局長的意思也應該考慮：如果多抓多殺，也看我們抓得了，殺得完麼？再說，政治家應該力行王道，也不能專門殺人的！所以我們要重辦，並不一定就要殺人！

齊 嗯，唔，有道理！這叫做愛民如子！對！

馬 我擁護！祕書長這樣說法我擁護！

知（得意忘形）對！（坐得不舒服，又挺起腳來蹬在沙發上。）

太（急忙制止他。）坐下！

衆 怎麼？

太 哦哦，一個蟲子！——跑掉了！你們諸位看，大人的神經是受了傷了！一個小

蟲子都嚇得跳起來！——大人，您別怕！（拍拍他。）

知 嗯，我不怕！（順勢拉着她手。）……：：：我不怕！

太（摩挲手）哎呀，這兒又是一個蟲子！（假意用腳踏死。）

知（喪然若失。）……

艾 我有一個意見：這次暴動——這是一次暴動！——在這次暴動裏不管有多少  
人，那些老百姓都是盲從的，可以不必深究！但對於主使的人，那真正的亂  
黨，——就是革命黨，非嚴辦不可！

齊 （注意集中，）是的，是的，……

艾 據兄弟調查，在昨夜暴動之前，先有兩個亂黨（目視秘書長，）偷偷地：：  
知（大驚）偷？偷什麼？

艾 大人您別怕，不是偷東西——他兩個偷偷地先溜過巡警門，大概後來是他倆  
指揮一切！（嚴重地）這兩個亂黨可不能輕輕放過！（笑）大人跟秘書長的意  
見以爲如何？

齊 對！對！真正的亂黨也不能放過！非抓來不可！

齊 昨兒夜裏我是看見有兩個人在指揮一切，將來捕到，我一定認得！

艾 那就對了！現在把這兩個亂黨丟開不談，看對這批盲從的老百姓怎麼辦？

齊 對老百姓固然可以不殺，但依然要重辦！重辦！（着力地丟掉香烟蒂兒。）

知（習慣地去檢起烟蒂兒，）對！對！

春（慌忙遞給他一支煙，）怎麼對火？……這兒有火！（替他點上火丟去煙蒂，）  
 哦，大人，您的精神好一點了？已經想抽烟了？

知 唉，唉。

春 諸位意見怎麼辦？

馬 凡是參加暴動的都抓了來，關到我的遊民習藝所去做苦工！

道 那你的習藝所又要增加經費了？——我的辦法是不花錢，抓來的人，都罰他們

修馬路，開水塔！這一來對我們本縣又做了兩件建設事業，我們現在是建設第

一呀！

馬 好，這一來，你收的那些馬路捐，水塘捐，建設捐，又都可以上腰包了？

齊 建設之首要在於教育！我的意思，重重地罰他們一筆款子，辦幾所學校才是正

經！

道 得了！你辦的那些學校有什麼用？你們那位遊藝教員把「衙門」兩個字認做「

「專門」，將來教育出一批人來，好，「專門」還不會，只會「專」人家的「門」！  
艾（拾）不過這一點是對的：應該重重地罰他們一筆款子！至於做什麼用場，讓  
我財政局來統籌辦理！

齊（輕輕鼓掌）哦，現在大家的意見已一致了！罰款！重重的罰款！至於用途，  
各局裏都可以有一點，：：：不過？：：：

馬 我建議秘書長！我警察局要增加一百名警察，這一筆錢正好：：：

蕭 我要修八條馬路！二十個水塘！正需要款子：：：

齊 那我也不能不辦幾所學校呀！

鐘（這纔開口）咳，咳，我：：：我提議：：：

艾（訂斷他。）得了，得了，你又要辦醫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！諸位，學校，  
公路，警察，醫院不都有了麼，現在不一定要增加呀。比如警察吧；原來的名  
額是六十名，可是馬局長，你現在實際上只有六名警察，你把六十名補足了額  
不就成了？學校的經費，公路的建設費：：：不都是一樣？：：：

辱（跳起來）說警察局的花費你撥足了沒有？

蕭 喉，艾局長，我的建設捐款讓你放了半年大一分，還不夠呀？

齊 我的教育經費不是發你拿去囤糧食了？

齊（看見他們的鬥爭，自鳴得意起來，向知縣太太提醒一句。）……

太 你們吵來吵去，把正事都忘了！前秘書長的喪葬費，知縣大人的養傷費你們都不管了！只管你們的這個費，那個費！前秘書長是該死的？知縣大人受了那麼重的內傷，就白白地受啦！

（大家沉默。）

齊 哦哦，我倒忘了，這倒是最重要的問題：這筆罰款是什麼名義呢？當然是前秘書的喪葬費和大人的養傷費呀，這兩筆費實際上都要支出的，總不能用到別處去呀？不過……（沉思）假如這筆罰款能多收一點呢，大人一定也願意拿出一點來分配給各局來辦點事業的。是吧，——大人？

知 是的。是的，——可是我有多少錢呢？



書（制止他，）哦，對了，這筆罰款是多少數目呢？

齊（呵欠連天地，）當然是韓信將軍——多多益善了！三千萬！

蕭 五千萬！

馬 不行！要八千萬！

太 幾千萬夠什麼？兩百萬！穆魯長的喪葬費，和道族隱憂費一萬萬！知縣大人的玉體不比尋常，也要一萬萬！

齊 好，就遵照太太的吩咐：兩百萬！昨天晚上人數沒看清，就算他二百八籠，馬局長，你要各鄉鎮長各保甲長開會交出二百人來！不交人就交錢，每人定價一百萬！不折不扣，越日交會！

馬 好辦法！我據證！

齊 好，就這末決定了！散會！

艾（大呌）哦！還有問題：這筆罰款應該繳到財政局來！

書 不過，這不是捐稅，是罰款，應該由警察局直接收。馬局長，這筆錢由你負責

馬 散了，請來再存進財政局的金庫罷！好了，（急於結束）散會！散會！

（衆人一闕而散）

艾

（憤然，）好！

（知縣大人乘著人亂，將花瓶擡起。）

鐘

（聲嘶力竭地）諸位！諸位！第一等！我有一件天大的事要報告！

（衆人只好轉身。知縣站在那兒不動。）

鐘

我們城裏最近發現了一種傳染病，諸位知道麼？

太

（驚訝）傳染病？

鐘

傳染得很快，最近一個禮拜已經死了一百多人。

太

死的是什麼人？

鐘

當然都是些平民百姓

太

唔……（不再緊駭了。）

鐘 這發病的名字叫（仿英文發音）「狗來逸」！「狗，來，核」意思是一得病馬上就死，馬上就被狗來拖了去！

艾 快點說罷，怎麼樣呢？

鐘 馬上要預防，要替市民免費打防疫針，要讓病人隔離，——馬上要辦十所隔離病院——要殺調一百名醫生，三百名看護——要……

艾 （催衆人走，）諸位，再會了！再會了！

衆 （向知縣）大人，再會了，再會了！

馬 大人——（立正敬禮，）再會了！（又過來拉手）

知 （木然，伸手，花瓶落地，）呀……

書 呀！大人！您的病又厲害啦！（向衆解釋地）神經又失常了！花瓶有什麼玩兒呢？——太太，扶大人進去罷！

太 對了，進去睡一會兒吧！

（臧書長，太太扶知縣進內室，）

艾 真是神經失常！（匆匆下。）

齊 走罷！走罷！（呵欠）我再也忍不住了！

（馬，齊，蕭三局長下，四衛兵隨下。）

鐘 （檢起醫藥箱）唉！神經失常，所有的人都神經失常了……（慢慢向外走。）

（艾局長突然回來。）

艾 咳，鐘局長，剛才你聽這個「狗來拖」的傳染病很厲害？已經死了多少人？

鐘 （興奮起來）已經死了一百多啦！再傳染開去，每天都會死上百兒八十人的！

危險之至！

艾 （若有所思）唔，唔……

鐘 艾局長，你撥筆款子出來罷……

艾 是的，唔，我要撥筆款子……

鐘 先買些防疫藥水……

艾 （猛然）防疫水？那能預防多麼？

鐘 那你打算買什麼？

艾 我打算囤積五百口棺材！

鐘 (大怒而去) 哼……

艾 神經病——咳！鐘局長！那防疫藥水什麼價錢！(追下) 行市看漲沒有？……

(太太摸著皮箱憤憤而出，知縣大人在後面追來。)

知 太太，好太太！你別走！你別走……

(秘書長趕出阻著去路。)

艾 太太，你不能這麼做呀！

太 你這位朋友我受不了！我跟你們是做的買賣，講的三七分賬，可沒把我自己都

賣給他呀！我已經聲明在先，我只准跟他維持表面上的關係！

艾 是呀！你要搬到小書房去住，這表面上的關係就不好看了呀！

太 我受不了！你看他那付下流相，人前人後，動手動腳，把我當作什麼？

書 還是做戲呀，太太！在人面前他不能不……

太 在人背後還要做戲？（然而而去）。

知 （哭喪著臉）太太！太太！……

書 哭什麼？死了媽？

知 老大……我不能沒有太太呀！……

書 笑話！縣老爺還有個太太？張給你想辦法！這個吳女人算不了！你讓我來擺

佈她！

（馬局長溜了進來。）

馬 大人！秘書長！

書 哦，馬局長！請坐請坐！

馬 （試探地。）太太怎麼啦！又和大人……？

書 嗨，馬局長，家醜不可外揚！可是你還會不知道？我們大人的脾氣太好了！

馬 是呀！卑職一向替大人抱不平！這像個什麼話！他作威作福，簡直不把大人放

在眼裏！秘書長，您真行！今兒一上任就給了他一手！對！我完全擁護您！

齊 你來得正好，我正想和你談談：這筆款的事，就完全交給你辦了！錢決不能再落到他財政局去！你我團團結起來！——馬局長，我是個正派人，看不慣那些卑鄙行爲，我要替我老朋友來澄清吏治，希望你我能夠合作！

馬 那裏！那裏！大人和秘書長有什麼吩咐，一定效犬馬之勞！哦，您剛才會議上說：讓各縣鎮保甲交出二百人來，您看是否再增加些？

齊 再增加些？

馬 我想您的辦法太好了，爲了一勞永逸，我索性多要一百人！讓他們交出三百人來！這就又多了一萬萬法幣！卑職並沒有別的意思，還是爲了官家。拿這筆錢再增加一些警察，也好充實本縣的保衛力量！秘書長的高見！

齊 嗯，馬局長的意見是好，讓我回頭跟大人再仔細商量一下罷。

馬 是的，是的。（知道不能馬上通過，）哦，秘書長，我還有一件事想同您商量：（附耳）……

書是令妹？

馬（看一眼知縣）太高攀了罷？祕書長？

書那裏！那裏……不過，總不能太委屈了令妹呀！

馬這個，這個……

書我是完全贊成！但我不能讓令妹屈居（豎小指拇）此位，我還要想個兩全之策！

馬那就更感恩不盡了！祕書長，這個媒人自然是您了！（乾笑一陣，馬上就走，

）那我告辭了！——大人，您休息，（立正，敬禮，但不敢再拉手了，）祕書

長，一切拜託了。

書自當效勞！但是令妹那邊——如今婚姻自由，也得徵求同意才是。

馬當然，當然，可是沒有問題，絕對沒有問題！

書（攔住他的手）馬局長，以後本縣的一切情報，都希望老兄隨時通知——至於

剛才那增加一百人，多弄一萬萬元的事，也不必再和大人商量了，你酌量辦罷！

馬（感恩不盡）哦！祕書長！您真是！（拚命的握手，立正，敬禮，立正，敬禮，



握手。(驚異是：這真是我重生父母一般！(匆匆奔走。))  
知 你們在談什麼？

查 瞧！我教你別發慌，做了縣太爺還怕沒有太太，馬局長把他妹妹送給你！

知 (驚喜得手舞足蹈) 真的？真的？

查 你還沒聽見？

知 (喜極發狂，倒在沙發裏扭筋斗) 噫……我也有了個女人……

查 (制止) 噫噫！……

(艾局長和太太上。)

艾 (大驚。) 知縣大人在——？

知 (驚惶失措。繼見太太，不悅，坐下。)……

查 (打恭着他們，) 沒有什麼，大人在練習國術。——噫，艾局長有何見教？莫

不是已經找到那兩個亂黨了？

艾 (一笑) 那倒不用找，早就在我手掌心裏了！

容（冷笑）爲什麼不把他們抓起來？

艾 哼，我豈不打算就下手。

容 艾局長，你豈不能抓他們！你現在待辦他們吃飯！

艾 他們也得靠我吃飯，我不讓他們做知縣，做縣管長，他們就得滾蛋！

容 老子們拚了不幹，你的財政局又做得成？

艾 所以咱們大夥兒是患難相共呀！

容 這豈說這像個話！

艾 既共患難，也得共安樂呀！

容 你要怎樣？

艾 感管長是個明白人，還要我說穿？

容 那麼請快點：說說領錢罷！

艾 有例可援：知縣太太既是分成拆賬，我也照辦，不過我不能像一個女人那末好

欺負，只分三成！

喜 那你要多少？

艾 (先指對方，後指自己。) 四六拆賬！

喜 (冷笑) 你們要六成？

太 誰說清楚：六成是他要的，與我無關。

喜 你，你要三成，你要六成，兩份兒取去九成；咱們哥倆只撿一成？這個知縣到底是你們在做？還是我們在做？

艾 當然是在大家在做！

喜 那咱們聽候來管！

艾 沒那個理頭！

喜 那麼至多給你一成！

艾 (冷笑) 一成？

知 (跳起來) 什麼？又給他一成？共去了四成；那咱們倆只撿了六成？不幹！不幹！……

艾 你幹我還不幹哩！——至少五成五！

書 一成！

艾 五成五！

書 好，送你一點……一成五！

艾 好，讓你零點……一成！

知 （向書）不能再添了！

太 （向艾）不能再添了！

知 你喫什麼？

太 你管管我？

書 我不能再添了！一成五！……

艾 我也不能再添了！一成！……

（正在激烈鬥爭之際，馬局長狂奔而上。）

馬 不……不……得了！……

太（掩飾地。）哦，大人，別開玩笑了，（拉着他）看馬局長有什麼事？  
馬 不得……不得了！

知（出乎她意料之外地揮脫手，走向馬。）馬局長，怎麼？  
什麼事？

馬（一邊立正致敬，一邊喘息不定。）昨兒夜裏的餽子，省裏已經知道了，省長

大人：要親自來這兒視察！馬上就到！馬上就到！

衆（相顧失色。）哦！……

（衆人頹然就坐。）

（幕急落）



## 第二幕

時：兩天以後

地：同第一幕

人：知縣——即乙

秘書長——即甲

知縣太太

艾局長

馬局長

鍾局長

齊局長

趙局長

省長

侍從

縣知縣

馬小姐——馬局長之妹，知縣女秘書

聽差 1、2、3、4、

警察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
款：同前。但爲了這間客廳和內室都被指定爲省長的行轅，也就更被打扮得華貴了。

。第一場。

（聽差們在佈置行轅：縣長臥室的門打開了，聽差們進出着，有的將縣長的東西搬進後花園去，有的將新置傢具搬進臥室。有的則在掛字畫，懸燈籠，穿窗穿出，好不熱鬧。）



書 (察看一下蹄差們的工作。) 快點！快點！你手裏捧的什麼？

蹄差1, 新做的繡花睡衣。

書 那送到這(指內室)裏面去，這是給省長大人預備的。

1 是。(下)

書 你那搬回什麼？

蹄差2, 縣太爺的衣箱。搬到花廳去。(向通花園的門走去。)

書 縣太爺在哪兒？

2 正在花廳裏。

書 馬廳書——馬小姐也在那兒？

2 是。

書 你去請縣太爺進來，就說秘書長請。

2 是。(下)

(蹄差3, 4 抬進毯入。)

「就師在客廳裏！快點！慢吞吞！慢吞吞！看一會兒省長到了，怎麼來得及！」

聽差3：「是！」（鋪地毯！）

沿去（聽差！自內室上）

「去看看各位局長來了沒有？——來了就請進來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這門上（指內室）新配的鑰匙呢？」

「在遇見了秘書長，」

「收好。房間佈置好了以後，把門鎖起來。」

「是！」（下）

（知縣和馬小姐——馬局長之令妹，如今是知縣女祕書的身份——低頭密

語，相擁而出。）

（聽差相率退出。）

馬小姐……記清楚了：一個五克拉的鑽石戒指，一部小汽車，一座洋房，……

知 (神魂顛倒) 唔，唔，一個五克拉的鑽石戒指，一部小汽車，一座洋房，……

一定辦到！一定辦到！堂堂一位知縣大人，這點東西算什麼！

查 (大爲不悅) 大人，您的演講詞背得怎麼樣了？

知 (一驚) 哦，哦，在背，在背！

姐 (嬌媚地) 騎，騎書長，大人的講演稿，您放心。我一定數的透熟！(掏出稿紙)

查 馬小姐！馬書長，我相信您一定會辦得好，可是省長大人說不定什麼時候到。一聲到了，怕來不及……

姐 您放心！大人已經背得差不多了。——大人，您把第二段背給秘書長聽聽……

知 唔，唔，……第二段！第二段是——我記起來了，今天歡迎省長大人的第二個

意義，就是……「蕭」清……「蕭」清……

姐 (改正) 「蕭清」！

知 哦，……「就是蕭清貪污，建立廉潔政府！」

姐 (提示)「省長大人……」

知 職，「省長大人一向是提倡廉潔的，所以本縣的官員，都能遵守省長大人的教訓，刻苦自持。自本官以下，大家都是一貧如洗，家徒四壁！……」

姐 (得意)「怎麼樣？」

查 很好，就是還不很誠。

姐 今天一定會得熟，您放心！(揀了知縣又密語起來。)

查 那就很好！(正向外走。)

(艾局長進來，稍後，是知縣太太。)

查 哦，艾局長您來得正好了——哦。太太也來了。

知 (見太太，憤然轉身，)「咱們後花園去，」

太 (依然要不愉快的)「哦，馬秘書，馬小姐，您真好！……」

姐 (昂然)「怎麼樣，「太太」？」

太 謝謝你，你代替了我不少工作，——可是還好，你還記得對我「太太」。 (笑)

)……

姐 (也不示弱) 噯，我的記憶力還好，要是別的人呀，怕早就忘了！(拉着知縣坐下) 大人，咱們還是來背演講稿！

太 哼！看你爬到我頭上去(轉身出去)。

書 (急扭轉公氣) 艾局長，我們談談罷！——省長說不定什麼時候到，財政局方面一切都準備好了！

艾 (毫不着急) 裏裏外外都粉飾過了，各種統計表都做好了。運動務都訓練過了，外表上是毫無問題。

書 (玩味着) 唔，那末，內裏呢？

艾 (故意做作) 當然是小問題，金庫裏有點不敷。

書 (急) 短少好多？

艾 祕書長不用着急，數字不大，——不過是幾千萬萬。

書 (跳起來) 幾千萬萬？

（知縣和小姐停止了一下密談。）

艾（笑）小數目！

姐 記得麼？

知 記得！（贊）一個五克拉的鑽石戒指，一部小汽車，一座洋房……是不是？

姐（讚賞地）對了！

書 大人，你和馬小姐到後花園去背演講詞罷。我們要談話。（推之出）

（知縣和馬小姐又神魂顛倒地相擁而下。）

書（沉默了一會之後。）艾局長，這筆款子我和大人都不能負責！第一，這是前

任的手續。

艾（改正）這不是前任！你們不能只要做官不管欠賬！

書 第二，這筆款子誰證明？

艾 當然我證明：我可以到省長面前證明是知縣大人挪空了的！……

書（愠怒地）那一定是你信口胡說！

艾（笑。）也許是信口胡說，但祕書長你別生氣，我要信口胡說了，你着急有什麼用呢？

書（憤然坐下）好罷，你有什麼條件，說罷！

艾 千里求官只爲財，您跟大人難道還合帶着銀子來做官？這幾千萬萬不過是一筆賬。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，祕書長還不明白？

書（忍一口氣）好了，前天的條件再談談罷。

艾 我早就說過了：五成！

書 好了，我再加點：二成！你想想看：太太扣了三成，你扣二成，一共五成；大人和我也只剩下五成，咱們兩邊已經是平分秋色了！

艾（毫不移動，）五成！一點也不能少！

書（忍痛）好二成五！

艾（冷然）五成，不能少！

書 好，你先把賬面上弄清楚，我們再談。

艾 還不發急。——五成！

書 (怒) 你不能太欺負人！

艾 (板着脸) 五成！

(馬局長奔上。)

馬 (氣喘吁吁) 好了，好了，這下差不多了！祕書長！(敬禮)

書 怎麼樣？你警察局完全照我計劃做了？(翻計劃)

馬 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！第一，兩百名警察招齊了，全副新武裝：黑衣，黑褲，黑

幫腰，黑鞋，黑襪，白手套！——哎呀，爲了二百雙黑手套，已經把附近五個

縣城都跑遍了！

書 人是哪兒來的？

馬 瞧，我的游民習藝所就是基本隊伍呀！那裏有一百人！今天又派人上街抓討飯

的野孩子，抓了一百個精強力壯的。祕書長說，街上要肅清乞丐，好，你抓他

起來往哪兒送呀？我這是一舉兩得，乞丐抓來當臨時警察，臨時警察再去抓乞



馬，乞丐肅清了，警察也有了呀！

齊 別再扯了，其餘的呢？

馬 都辦好了：第二，是士農工商隊，除了教育界是齊局長負責——

（齊局長正好進來。）

齊 哦，齊局長，你籌備得怎樣了！

齊 好了，好了，只要一聲出發，我全縣十二萬學生馬上集合！學生全體都是童子軍服裝，一個不少！服裝是我統籌辦理的，所以異常整齊，新領帶，新皮鞋，新皮鞋，完全是新的，我發了命令，誰不買一套新制服，不許舉報！

馬 那你的學生可沒有我的花頭多了：我的農民隊，是五萬個農人，每人限定要穿一式的陰丹士林藍布衫褲；頭戴一式草帽；腳穿一式的草鞋，有一個穿的不一樣，要罰他二十萬！工人隊是一律囉嚨的工裝衣褲；商人隊是一律藍袍黑馬褂；婦女隊是一律白色西裝，都是五萬人一隊。婦女隊手捧鮮花，其餘的每人一面旗子，上面寫的是「省長大人萬歲萬歲萬萬歲」！

害口說呢？

馬都訓諷過了：對省長大人呀萬歲萬歲。知縣大人是萬歲，秘書長和各位局長也千歲，省長車子一到，就大呼口號一千遍！然後整隊入城！城裏每家住戶都開門恭迎，每個人都要拿旗子在街上歡迎。——這又是強迫的，不出來歡迎的罰洋一萬元！

（蕭局長入，後面跟着鍾局長。）

書（點頭）很好。可以街道上的佈置怎樣了？

蕭街道土可完全是賠本生意了：我動員了五萬泥水匠，把每一條街的房屋都整理了：門面一數高，簷口一般齊，窗上一律裝上玻璃，牆上一律粉刷白粉，這是表示廉潔坦白的。可是門面這層一修理，每家就得十萬元。此刻完全是我工務局代辦，一個錢還沒收哩！

馬哼，你好像每次工程都是自己賠了本的！

蕭我們工務局可不像你警察局，動不動抓人，關板房呀！

好，馬路呢！

從車站到縣衙門，黃沙鋪地，彩棚遮天，五步一個掛拍牌坊，十步一個鐘線牌樓！沿街懸燈結綵，包管省長大人看不見一點破爛東西！

「唔，好好。可是我們還缺少一些東西。」——各位辦的都夠富麗堂皇了，但還沒有表示出我們的「建設」！現在是建設第一呀！——蕭局長，你再動員三十輛大卡車，盡裝着機器。——把電燈廠那些破爛機器都拆下來，裝在汽車上；上面寫出來：這是建設某某紗廠的，那是建設某某機器廠的，那是建設某某鋼鐵廠的！另外再動員五十輛大卡車，把破棉花，破報紙裝成大包放在汽車上，上面也寫出來：這是某某廠的出品，那是某某廠的出品，那又是某某廠的出品！機器是入口貨，棉花報紙裝的是出口貨，都停在車站旁邊，好讓省長看見！——還有，再動員五十輛客車，在車站開進開出，川流不息，讓省長看出我們交通發達。但是要找幾百個假裝的乘客，都要穿西裝，手提外國的旅行皮箱那才好！這又要請馬局長設法了！

馬好的，好的。

好，汽車我去辦。

還有，齊局長，你的那些學生，要他們練習唱這個歡迎歌（出歌譜），馬局

長，你要……（滔滔不絕地在指斥。）

（蕭局長拉艾局長到一邊密談。）

蕭……我發現了一個大秘密！

艾 你又找到個女人？

蕭 不是不是！這個秘密呀，關係你我，關係全縣！

艾 （驚。）到底是什麼？

蕭 （神秘地。）知縣大人回來了！

艾 知縣大人？（故裝不懂。）這是什麼話？知縣大人在後花園呀！

蕭 哼！這是個假貨！——你到現在還沒有看出來？我第一天就起了疑心，他跟這

個（指秘書長）傢伙都是冒充的人

艾 我不會相信！

蕭 不相信？——知縣大人住在泰安客棧哩！他是被人賣了肚了，弄得狼狽不堪！

昨兒進縣衙門，被人趕出去！人家說他是瘋子，我已經見過他了！

艾 你見了鬼了！你那個一定是騙子！

蕭 你才見鬼！我跟他談過話呀！

艾 （敷衍地）好，好，你先莫宣傳，讓我回頭去看看他，便知真假。

齊 （轉向艾局長來，）……哦，艾局長，你的財政局大概是沒有什麼再準備的

了。不過，所有的賬目得預備好，恐怕省長也要查看的……（目視之）

艾 （故意不理。）沒關係，不着急。

齊 早點準備好，免得臨時抱佛脚。（低聲。）好了，剛才那個問題，這個數罷！

（豎三個指頭。）

艾 （依然裝佯。）沒關係，不着急嘛！

齊 好！（豎三個指頭再五個指頭。）

艾 不着急，不着急！

齊 (憤然。再轉向鍾局長。) 鍾局長，你那十二個衛生所的招牌都掛起沒有？

鍾 掛起招牌有什麼用呢？沒有醫生，沒有病床，而且也沒有病人！

齊 你掛起招牌，我自有辦法呀！——齊局長，你向各學校去借出一百二十張單人床來，分到十二個衛生所去。馬局長，你再找二十四個人，裝扮做醫生，每個衛生所兩位。至於病人——鍾局長，你不是說病人很多麼？害什麼「狗來拖」病的！

鍾 (欣然。) 給他們治病！

齊 (不悅。) 你這個書呆子！讓他們在病床上睡二十分鐘，省長看過就完了！

鍾 (大驚) 那怎麼行？「狗來拖」的病是要馬上治的，不治療就死了！

齊 哦！那不行！那不行！那些病人來都死在床上怎麼行？

馬 秘書長，還是仿照我的辦法罷！

齊 怎麼樣？

馬：從縣監獄裏提出一百二十個囚犯來，去裝扮病人，樣子既很像，監獄裏犯人也  
 少了，正顯得我們政績刑輕，不又是一舉而兩得麼？

齊：好！好！好計策！

齊：好！——可是犯人要逃走呢？

馬：那不容易？用鐵鍊子拴在床上！

齊：對！對！就這末辦！

（警察一上。）

一 報告！

馬：什麼事？

一 剛才探馬來報：省長大人的車子離此地只有五十里路了！（下）

馬：哦！

齊：五十里？——快！快！快！各位局長！沒辦完的事，馬上去趕辦！——文局  
 長，（低聲，）好了，這個數。（豎四個指頭。）

艾 不着急！不着急！

（警察一再上）

一 報告！

馬 怎麼？

一 探馬來報：省長大人車子只離四十里了！

客 快！快！各位局長請罷！馬局長，一百個乘客，二十四個學生，一百二十個病人！蕭局長：三十輛卡車裝機器，五十輛卡車裝貨，五十輛客車運客！齊局長一百二十張單人床！還有歡迎歌！鍾局長，咳，你是死人！還有知縣大人——大人！大人！

（衆人都忙着穿衣服，戴帽子連聲答應。）

（知縣與馬小姐相擁而出。）

（知縣太太從天井奔來。）

知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

省長到了麼？

太——到了哪兒？

（警察一又上。）

一 報告：埋屍說：省長車子離城三十里！

知 成呀！我的講演稿子還沒有背熟！

馬 二百乘客，二十四個醫生，一百二十個病人，怎麼來得及！怎麼來得及！（急

得亂轉）哦，（向馬小姐。）妹妹，你說怎麼辦？

董 一共一百三十部車子！——離城只有三十里了！

齊 是呀，怎麼趕得上！怎麼趕得上！

杏 （對艾）艾局長！你快點回去呀！……好！五成！五成！（舉着全手）五成！

艾 （霍然而起）好！我去辦！我去辦！

知 （大呼）拿衣裳來！拿衣裳來！

（四個聽差分別捧着鞋帽衣裳來，爲他換衣。）

太 (轉過來) 大九！我和你去接會這！

馬 (向馬小姐指示)……

姐 我和大人去！

太 你還什麼去？

姐 我是秘書！——你還什麼去？

太 我是知縣太太！

姐 哼！

太 哼什麼！

香 (故意誇張地大叫) 哎呀！不好！

衆 怎麼！

香 什麼事準備好了，可是縣衙門裏怎麼辦？科長，科員，書記，庫員，按名額有

一百多，此刻只有幾個人在辦公，怎麼行！怎麼行！

知 縣趙老爺都去辦了！

齊 還是不夠呀！——哦！有了！各位局長大人，把你們的太太，小姐，少爺，姑

爺都請來辦益！

知 對！對！

齊 馬上就辦！——知縣太太以身作則，請你留在衙門裏辦公！

太 我不幹！

齊 馬騮官馬小姐也留在衙門辦公！

馬 妹妹，你去辦公罷！

姐 我不幹！

齊 以身作則！以身作則！——好，臨時辦公費，每小時一萬元！

太 不行了五萬元！

姐 對！五萬元一小時！

齊 好！五萬元！就是五萬元！（轉身對衆）諸位！還等什麼？走呀！走呀！（連

着尚未穿好衣服的知縣，一齊閃出去。）快去辦事！到車站接省長呀！

（衆人一閃而下。）

（暗轉）

• 第二場 •

（客廳裏布置得整潔華貴，內室的門緊閉，蓬天井的燕壘長窗也反掩着。）

（台上寂無一人。）

（外面鳴金擂鼓。）

（四警察上，開窗門入，分列兩旁。）

（四聽差上，以黃綢鋪地，由天井及於客廳。然後侍立兩旁。）

（艾，齊，蕭，蕭，鎮四局長上，左右肅立。）

（馬局長戎裝，挺胸突肚昂然而入。進門後急側身立正敬禮。）

（知縣及秘書長側身前導，引進省長——五十歲左右年紀，儀表非凡，嚴

肅端正——上。）

知

（省長身後跟隨着一個侍從，不離左右）這就是大人的行轅。

省

（立定，注視室內，皺眉。）嗯，太華貴了！

齊

這是爲大人起坐會客用的，怕有什麼貴客來往，也應該略爲考究點。

省

我們爲官從政的，應該儉以養廉，一切以簡樸爲是。——比如這地毯，很貴

吧？

知

是的，很貴，很貴，這是昨天剛剛用飛機運來的，道地的美國貨，價錢是五十

八萬！

省

（大驚）五十八萬！太貴！太貴！太貴了！知縣，你知道我做省長的每個月才

花用多少錢？我的薪金，公費一共才三千二百塊錢！那要多少年薪金才買得起

一條地毯？

齊

省長大人，你聽錯了！剛才知縣回來，說是五十八元，不是五十八萬。——我

們知縣大人一向口齒不清。

省 哦！你們的知縣口齒不清？（向衆。）是麼？

衆 是！

省 那很便宜！五十八元，我都買得起。真正是價廉物美！知縣，再請你替我買一

根罷。

知 （慌了）哦！……

省 只要省長大人喜愛，那這條地毯就——

省 （殿厲地。）不不，我是從來不接受任何禮物的！我平生講究廉潔，最恨的就

是貪污！你要送這地毯給我，那不是叫我貪污麼？

省 不敢！不敢！小梅決不是這個意思！

侍從 是！

省 拿五十八元交給知縣，讓他替我買地毯！不許少給人家一個錢！

侍從 是！

省。哦，剛才你沒歡迎詞——演說的時候，說了什麼？——我好像聽到：「一個五

克拉的鑽石戒指，一部小汽車，一所洋房。」這是什麼意思？

知 那，那……

省 那本來是知縣準備送給大人的禮物。但又知道大人是提倡廉潔的，所以就敢  
送了。

省 對！對！送給我，決不收！可是價錢便宜麼？如果像地氈一樣便宜，我很想買  
下來。

省 是的，很便宜！很便宜！一個鑽石戒指，一部小汽車，一座洋房，一共才二百  
多塊錢，也替大人買下來罷。

省 好好，——來人，馬上替我付錢！

侍 是！

知 請大人到臥室休息罷！

（知縣一轉身，分立兩旁的人便又列隊到臥室門前。）

(知縣，祕書長再側身於省長之前，環擁引導。)

(廳差，以鑰匙開門。)

1 哦呀！怎麼開不開？(急得滿頭大汗)，奇怪……

2 我來！(打不開，)

3 我會開。(也打不開，)

4 是這樣開的！(依然打不開，)

(四警察也跑過來幫忙。)

馬 讓我来！(還是開不開。)

(知縣和祕書長急得滿頭大汗)

知 這也是剛剛從美國配來的彈簧鎖，所以……

悉 但也都是很便宜的貨，所以下打不開來……

省 (面現不悅，) 怎麼會打不開呢？

齊 蕭艾 (同時，) 是呀，怎麼會打不開呢？



(三局長都想去一顯身手。)

齊蕭艾 我來，……我來，……

書 我自己來！

知 你們都是蠢貨！(頓足)，看我來！

(衆人擠做一團。)

衆 (各自叫喊著，)我來！……讓我！……向左開！……向右開！……這樣開！

不對！不對！……噁，使勁！使勁！……不行！讓我！

(你推我，我擠你，正鬧得不可開交。)

(侍從向省長做了一個眉眼手勢。)

省 (點點頭，馬上以手護頭大抖。)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頭髮要脫啦！

(門大開，但衆人都呆了。)

書 (奔過來)大人怎麼啦？

知 大人！大！

衆 (圍過來) 怎麼啦？

省 哎呀！頭暈呀！頭痛呀！……

侍 不得了！不得了！大人又頭暈了！

害 怎麼樣？

侍 大人一發脾氣，頭腦要痛的！……大人進去休息吧！(扶起向臥室去。)

衆 你們不要進來！大人已經生氣了！

知 是！

(侍從扶省長大入臥室。)

(衆人列隊門前侍衛。)

(知縣駱督長隨後至門口，門閉。)

知 (轉身) 怎麼得了！怎麼得了！你們怎麼搞的？

衆 (也向省局長生氣) 怎麼搞的？連一個鎖都打不開！

馬 (四身罵警察，) 你們這些飯桶！連鎖都不會開！

(前兩差。 ) 你們管什麼事！

(侍從自臥室出。 )

侍 諸位老爺們！這下可麻煩了！

齊 怎麼樣，二爺？

侍 我們大人這個病是輕易不發的，一發就難辦！

齊 怎麼樣難呢，請指教！

鍾 頭痛有什麼要緊呢？讓我看看。

馬 對！對！我們鍾局長是位名醫，我們知縣大人前因頭痛就是他給好的。

侍 哼！你就是神仙也治不好他的病！

齊 那末有沒有法治麼？

侍 治法是有呀，可是你們不會相信，——這是一種偏方！

齊 我相信！絕對相信！二爺，請您指教！

侍 好，咱們坐下談談！

警 對，坐下談。（搬椅子）二爺，您請坐。

侍 秘書長，咱們自己人，用不着那麼多人侍候罷。

警 對！你們下去！

警 差們 是！（全下）

（衆人皆坐。）

侍 （目送警察們走完）我同諸位老爺們，我們省長大人這個病，你們可知道怎麼起的？

警 正：請教您呀！

侍 我們大人不能生氣，一生氣，這個頭頂病就得發！可是這回到你倆貴縣來呀，早就把他氣壞了。

知 （大驚）哦！哦！……爲什麼呢？

侍 「爲什麼？」縣太爺，你自己還沒有個數？——本地的老百姓早在省裏把您告

下啦！

「知 識！……告了我？我上任以來什麼也沒有幹呀！」

書（贈下制止）他們告了些什麼呢？

侍 那可多啦！——大概總是十大罪狀罷：第一，是苛征暴斂，濫收捐稅；第二，是敲詐勒索，誣良爲盜；第三，是包庇走私，販運煙土；第四，是剋扣津貼，以飽私囊；第五，是浮報冒領，營私舞弊；第六，是假公濟私，囤積居奇；第七，是挪用公款，經商圖利；第八，是販賣壯丁，得錢買放；第九，是征糧借谷，多收少報；第十，是私通亂黨，交結匪類！……總而言之，所有縣太爺們會犯的罪名，您都犯了！您真是一個模範知縣！

知（起立）這……怎麼得了？……

侍（目視各位局長）而這十大罪狀裏，每一件都跟局長老爺們有點關係！

各局長（都起立。）哦！……

侍 各位請坐！各位請坐！——所以我們省長大人呀，這回到貴縣來之前，先就一

肚皮的氣啦！而且動身之前，又踢亂窩暴動，搗毀了縣衙門，這更是氣上加氣；好，剛才爲了這把倒楣的鎖，左也開不開，右也開不開，他老人家一氣，這個病就犯啦！

書 哦，……那末請教，那個偏方到底是幾樣什麼東西呢？

侍 很簡單，就是一件東西：金條！把金條放在火上薰，薰出煙子來，我們大人只要一聞那煙子的氣味，馬上頭就不痛了！

書 哦！（恍然）哦！……那好辦！那好辦！（暗扯知縣。）

侍 可是病有輕重；有時一根金條就夠，有時要好幾根。

書 那怎麼分別輕重呢？

侍 是這樣的：左邊頭痛，一根金條就夠；右邊痛，要兩根；前腦痛，三根；後腦痛，四根；最厲害的是左右前後都痛，那要五根才行！

書 唔，唔，……

知 （興發奇長，）怎麼一回事？

侍 至於這金條呢，要五十兩一根，時是赤金子，成色差一點都治不到病！——曉，

還有一樁：這一條只能治一次病，第二次如果再病起來可就要換新的才行！

書 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馬上就拜！（掙知縣到一邊去耳語……）

侍 醫位都明白了罷？——我要去侍候大人了！（下。）

胡 胡說白道！世界上沒有這種怪病，也沒有這種治病的怪方法！胡說白道！胡說

白道！

（知縣連連點頭而去。）

書 醫位都明白了！各位馬上去想辦法，替省長大人治病罷。——至於現在這一場

病，當然是知縣大人負責，可是以後他老人家回頭再病起來呢？

艾 （搖頭。）好厲害的毛病！一根金條就是五十兩！如果是五根就得五五二百五

十兩！

天啦！這假病我怎麼治得了？怎麼治得了呢？

馬 你這治不了這個病？

遊 你當然不成問題了！有馬小姐和知縣大人幫忙呀！

齊 唉！二位局長，還吵什麼！看各人運氣罷！

（侍從上。）

侍 我們大人吩咐：等一會他的頭痛好了，馬上就接見各位老爺。現在請各位老爺先下去休息，五分鐘以後，我一個個來請。

馬 是，是。——各位，請罷。

（馬，艾，齊，蕭四位局長垂頭喪氣而去，鎮局長亦隨下。）

（知縣大人上。聽差捧五根金條及一張收條隨上）

書 二爺，我看省長大人頭痛得厲害，一定是左右前後都痛了，這兒是五根金條，費神給大人治一治罷。還有，地毯，五十八元，一只鑽石戒指，一輛汽車，一座洋房，一共二百四十二元，連地毯共三百元，都替大人買了，這是知縣收到大人三百元的收據，也呈給大人。

侍 （拍秘書長肩）：聽省長：急辦事真爽快！（急下）



(聽差下)

知 (苦臉) 老大，這買賣有點不合算？

差 (低聲) 胆子放大些！咱們要釣大魚——太太在哪兒？

知 馬小姐？

差 綫，你別急呀！馬小姐跟你還沒結婚啦！——我是問那一位。

知 在辦公室裏辦公哩！——可是老大，我什麼時候才能跟馬小姐結婚呢？

差 別忙，別忙呀！馬上我給你佈置。(附耳)……

知 好！好！好！……

(省長偕伴從上。)

省 知縣跟秘書長都請坐！

知 (大驚，轉身，) 哦，大人，不敢！

差 大人貴恙已經告痊了？

省 坐，坐，坐！辦，我這個人的脾氣很簡單，遇到不高興的事馬上就生氣，坐了

氣喘咳嗽！可是選到爽快人，爽快事，只要一句話，我的病就會好的。

書 是的，只是小的們辦事不力，惹得大人生氣生病，罪該萬死！

知 小的們罪該萬死！

省 不，不，你們辦事都還不錯，我提倡廉潔，反對貪污的意思，不過是提提高行政效率，什麼事，既辦就辦，一辦就好！你們二位都還不錯。憑這一點辦事能力，我就不相信這些刁民們控告，他們說你貪污了九千九百九十九萬萬之多，我怎麼能和信呢？至於說亂黨暴動，我想更沒有那回事了，剛才出了車站以後，看到所有口佈說，嚴肅肅穩，秩序井然，我異常滿意，憑這一點，我也就不相信地發生過暴動了。

書 是的，大人真是明察秋毫！

知 大人真是明察秋毫！

省 好，我馬上傳令嘉獎，請下去休息罷。

書 謝大人恩真！

知 謝大人恩典！

侍 祕書長，請你帶各位局長來見大人！——先傳文局長。

春 是。

（知縣，祕書長下。）

省 這下面是誰？

侍 姓文，是財政局長，最會弄錢了。

省 唔！我知道。

（文局長上。）

（省長立刻抱頭拭目。）

艾 大人醒養了？

侍 醒養了？——那倒好了！哼，您財政局裏那筆賬呀，別說大人，連我看了都頭

痛！

艾 （驚）大人的頭又痛了？（試探地，）是左邊痛？

侍 哼！——你有兩個運氣？

（知縣，祕書長在窗外窺探。）

艾 右邊痛？

侍 你自己去問大人。

艾 （惶惑，）那裏是前腦痛？

侍 嗨，你這個人好不痛快！

艾 哦，哦，一定是後腦痛了。

省 （不耐煩地）好了，好了，別在這兒磨煩了，你下去罷。你財政局的報告和賬

冊我都不看；很好。

艾 是，謝謝大人！（向侍從，掏出四條錢袋，）這是看大人治病的藥。

侍 得了，以後少惹大人生氣罷。

艾 是，是。（退下），

（不久侍從，馬局長就接進身來。）

馬 卑職求見大人！

侍 得，進來罷，——大人，這是警察局馬局長。

馬 (立正，敬禮。) 參見省長大人！卑職是本縣警察局長，今兒歡迎大人的盛典，差不多都是卑職一手經辦的，在車站領導民衆高呼口號的，也是卑職。在馬路兩旁歡呼萬歲的，也是卑職。剛才大人下車，替大人拭去皮鞋上灰塵的，也是卑職。……還有……

省 嗯，知道了。——你的警察局裏現在有幾名警察？還有六名？

馬 大人明鑒：卑職決不敢欺騙大人：在平常時候，實在只有六名警察。但是今天，大人一定看見了，起碼有二百名！這是卑職仰大人建設憲政的苦心：卑職手下白警，是仿行寓兵於農的辦法；叫做「寓警於民」！在平時爲了節省國庫支出，所以只用六名警察就夠了；但是一旦有事，卑職在十分鐘之內就可  
以召集十萬人！

省 唔，可是我頭還是有點痛！

馬 我已經帶了藥來！（探懷取金條。）

省 唔，你倒很誠實，肯說真話，所以我的頭從左邊痛到右邊，從右邊轉到前腦，就停頓着，不往後腦竄痛了。

馬 （向侍從交出三根金條，轉身。）謝大人栽培！卑職來生來世，結草銜環，都  
不忘大人恩德！（下）

（蕭局長上）

蕭 卑職參見大人，有機密報告！

省 機密？——你有什么機密？是不是又要修造馬路，拆毀民房？還是大興土木，又想挖人家祖墳？

蕭 （俯首）卑職知罪，但請大人不要生氣，卑職懇請將功折罪，報告一些機密。

省 說罷！

蕭 （四顧）大人！

省 (向侍從) 去看看門；不許人進來，不許人偷窺！  
侍 是！

(知縣，秘書長隱去。)

蕭 (向省長附耳而語。)

省 唔，……唔，……他是真正的知縣大人！人在那兒！

蕭 本來，我讓他住泰安客棧——一家旅館裏，可是剛才我去看他，已經不見了。

省 不見了？難道會失蹤？

蕭 依卑職猜想，一定有人把他殺起來了。

省 那會是誰一位知縣？

蕭 不一定。因為這件事我會報告過一個人。

省 誰？

蕭 (低聲，) 艾局長。所以大人查問他一下，也許會知道。

省 (很平靜。) 唔，知道了。

那舉報拿這樁密報告，懇求大人將功折罪！

省 唔。

蕭 (想逃) 大人如果沒有吩咐，卑職告退了！

侍 喂喂，你走了？

蕭 是，大人沒有吩咐了！

侍 大人沒有吩咐了？——你看大人：(向省長豎一指)

省 (立刻以手按太陽穴。) 哦！好痛！

侍 你說了些什麼鬼話？讓我們大人右邊頭痛了！

蕭 (不捨得地掏出兩根金條，) 喂……我你……(下。省繼續叫痛)

侍 (對省) 走了！(向外高聲) 教育局齊局長！還有衛生局鍾局長，一齊來見

罷，——(低聲) 大人，這兩位沒有多大出息了。

(齊局長，鍾局長同上。鍾局長攜來藥箱。)

齊 拜見大人！



省長大人！

省（以手按左太陽穴。）唔。

侍 二位局長，算你們運氣；大人頭已經快好了，只有左邊還有點痛。可是

剛才大人說了：齊局長，你辦「教育」太像話了；怎麼讓那些教員那一個個臉  
都面黃肌瘦？聽說你還扣了他們的米貼？

齊 沒有「事」，沒有「事」……

侍 還有銀局長，你時衛生局，大人說，幸虧成親！而且在你門牌上住出一個毛病  
來（翻一本書）這兒賬上多支了三元三角三分三厘三——不是爲了這點事，  
我們大人頭已經完全好了！

齊 是，是。（明知難免，去掏金條。）大人只有左邊痛了？——那是？——（向  
侍從豎一個指頭）。

額（提著藥箱向省長，）大人，您的病我來治一治，頭痛是沒有什麼要緊的，很  
容易的。

省（驚，）哦！你做什麼？

齊（見誤而作，）對了！鎮局長是位名醫！替大人應診！

鎮（開藥箱。）這兒有凡拉靈，有紐羅豐，有加雷，……都可以治頭痛！

齊對！這都是好藥！

侍你自己大概有毛病吧！告訴你：大人的病只有用金條靈烟子來治！你那些什

麼藥？拿開！拿開！

齊（見勢頭不對。）唔，唔，是的，是的，用金條靈烟子！（掏出一根金條靈上。）二爺，費心！（溜下。）

鎮胡說白道！世界上沒有這種怪病！

侍你才胡說白道！你跟大人善藥來沒有？

鎮這就是我的藥！（舉藥箱。）

侍我說的這種藥！（舉金條。）

鎮那是胡說白道！那是不科學的！

侍 你是個瘋子？還是個傻瓜？

鍾 我一點也沒有瘋！

侍 那末拿藥來！

鍾 拿去！

侍 拿金條來！

鍾 胡說白道！

（秘書長搶進來。）

書 二爺，您別生氣，他是個蠢呆子，大人這份藥我來辦。鍾局長，您下去罷，省長大人的病您治不了！您的醫道還不行，（一邊送他下去。）您那套是外國學來的，不適合中國的特殊國情，懂不懂？（下）

省 簡直是一竅不通，這個人怎麼能當衛生局長！我要重辦！

侍 是！大人休息一會罷。

省 好，過十分鐘召集他們各局長和知縣來開會，我要訓話！（接過全部金條下）

是！

（祕書長探身進來。）

書（掏出一根金條。）二爺，鍾局長不懂事，這是知縣大人補送的，陪您在大人前面美言兩句。

侍對！您真能幹，我跟你去回。——哦，十分鐘後召各局長跟知縣在這兒開會，翻話。（欲下）

書是。——可是二爺，我再請教您一件事：

侍不用客氣。

書我想大人在這兒很寂寞，是不是需要（附耳。）……？

侍祕書長，（笑）您真想得週到！剛才大人倒是留意到她了。——可是那位小姐

姓什麼？姓願意麼？

書姓劉。——她那方面當然沒有問題，我已經和她談過了。名義上就是省長大人的祕書。好不？

待好，好。——我進去回。(下)

(知縣原在門外等候着，換進來)

知 怎樣？

書 差不多了！(向外)快快叫人去請太太進來！說是省長大人請。——還有，大人要各局長開會講話，叫他們別走開。

聲 是。

知 要進來幹嗎？

書 (附耳。)... 懂罷？

知 (替書) 唔！唔！可是艾局長怎麼辦？他知道了，又會跟咱們搗蛋罷？

書 (笑) 他？我正要報他的仇！我這叫做一財貨三賈！我要氣死他！

知 那麼我什麼時候可以結婚呢？

書 快了，快了！——聽，好像太太來了，您走開罷！

(知縣剛走去，知縣太太即上。)

太 省長請我？

書 唔！太太請坐！——哎呀，我又說錯了！此對我不能叫德太太了，應該稱呼書

劉小姐，劉科長才好。

太 到底什麼事？省長要找我？

書 是呀，恭喜你，你要陞官啦！

太 陞官？

書 剛才省長大人在辦公室裏視察的時候，特別注意了你了。

太 那是因為你特別對他介紹了呀！

書 可是介紹之前，省長就悄悄問過我：「唉，秘書長，那位頂漂亮的小姐是誰？」

「所以我才敢來介紹呀！」

太 （其實很得意）誰要你介紹呢？麻煩死了！

書 是麻煩呀！你看，省長大人說：他這次來少帶了一位秘書，要請你當他的私人

秘書哩！

太 那，那我不管！——我是知縣太太呀！

書 低聲一點！此刻再也不能提什麼「太太，太太，」了，省長大人如果知道您是知縣太太，那辦我們一個欺騙之罪，大家都完了蛋！

太 那我不能去做他的祕書，就把一個知縣太太丟了呀！

書 當然不必丟！——等省長大人一離開，您還是知縣太太呀！此刻是將計就計，您剛才既做了劉科長，現在只好去當一當省長的祕書了。（低聲）再說，您在省長面前替我們做一個耳目，對大家都方便一點呀！知縣和各局長一定都要感謝您的——我要他們每人送您二十萬！

太 這，……我要跟艾局長商量看看！

書 對，這件事對艾局長也有很大的關係，剛才我看見，管長大人對艾局長很為不滿，您從中也好美言兩句呀！

（馬小姐奔來，知縣追上。）

知 你別管！你別管！

姐 我怎麼不管？講公事，她是科長，我是秘書；講私人地位，她是太太，我難道  
又不是很？——她能看見省長，我就不能看見？——我也要見省長！

太 （憤然？）哼！你什麼都要佔先！你以為我是好欺的？我本來倒不願意見省長  
的，好，我今兒一定見！看你把我怎麼樣？你想爬到我頭上去？你想！  
姐 把你自己身份弄清楚！

太 我的身份很明白！

知 （拖馬小姐。）我跟你說！我跟你說！（耳語。）

齊 總別理她！省長請的是德，也沒有請她！

姐 我不相信！

知 真的，真的！（拖馬走）哦，還有，你記得嗎？一個五克拉的鑽石戒指，一部  
小汽車，一座洋房，……我都辦好了！（拖）走吧，走吧，……

（侍從開門，省長出。）

侍 省長大人到！



（大家都驚呆了。）

省 唔，你們都來了！（伸手向太太。）劉小姐，劉科長，都好。

太 （握手。）省長大人好！

省 這位是——？

知 （這才鬆了手。）大人！這是……馬秘書……馬小姐，

姐 大人！我也是知縣大人的未婚妻！

太 （發作不出）哼！

知 唔，是的……是卑職的未婚妻！

省 （向太太作手勢。）大人，您要得見劉科長，劉小姐，卑職們特地護送您過來

了。——卑職們告辭了。

知 卑職們告辭了。（拖馬小姐走。）

（秘書長，知縣，馬小姐下。）

（侍從隨下，一邊拍拍秘書肩膀，微笑不意。）

太 (恨恨地。) 哼！總想壓倒我！好！

省 (轉身來。) 唔，劉小姐，你說什麼？總想壓倒你？誰？怎麼，你生氣了？

太 (側不好意思起來。) 哼，沒什麼，大人。

省 你是說那副女人？

太 唔？唔。……

省 他會壓倒你？什麼意思？——你們本來都是同事？

太 (隱忍地) 是的，大人。

省 她要嫁給知縣？是麼？

太 是的，大人。

省 怎麼，你還在生氣？

太 我沒有生氣，大人。

省 哦！……我懂了！她要做知縣太太了，你不康氣，是麼？

太 她是什麼知縣太太！下流女人！

（知縣，祕書長，侍從都在窗外窺探。）

省 是呀！那你何必生氣呢！

太 大人，您不懂，我氣得很。

省 （笑）我懂，我懂得女人的心理！她要嫁給知縣，你氣得很！是誰？

太 對對，大人。——可是您不會懂我的心思！我……

省 （頗有把握地）我懂，我完全懂！（握其手）劉小姐，假如我想一個辦法，讓

你也氣一氣她，好不好？

太 （半推半就地避開）您有什麼辦法？

省 我請你當我的祕書——當了省長大人的祕書，不已經壓倒她了？

太 這麼壓倒壓倒她？她現在是想當知縣大人的太太呀！——噫，大人，您是不會

懂的！

省 （更以為有把握地。）我懂了！我完全懂了！——劉小姐假如你不嫌我唐

突，冒昧，我向你求婚！

太 (真是吃了一驚。) 什麼? 大人!

省 (更柔悄地。) 劉小姐，我一定幫助你報仇! 她不過嫁給一個知縣，你如果答應嫁給我，便是省長夫人! 一個省長比知縣大上幾十倍，一個省長夫人也比知縣太太大幾十倍——那還不氣死她?

太 (驚疑不定) 這……

省 問題就在你，是否也愛了知縣?

太 (急否認) 沒，沒有，我不會愛那個蠢豬!

省 那就好。!! 你就沒有理由拒絕我了!

太 (心有所動，不禁看了他一眼，) 可是大人，我不!……

省 (知己成熟，急拉入懷抱，) 我知道你已經答應了! (吻之，) 親愛的!……

太 (還在半推半就，) 不!……

(知縣，祕書長，侍從衙門而入，)

省 恭喜大人!

知 恭喜大人！

侍 恭喜大人！

太 (驚惶莫名，繼見知縣態度，也就心定了。) 哦……

省 (索性拖她掙紮自己。) 唔！你們的消息真快！

書 (早向外招手。) 各位快來祝賀大人！

(馬，蕭，鐘，齊，艾五位局長及馬小姐一閃而入。)

衆 什麼？什麼？

書 省長大人宣佈和我們劉科長劉小姐訂婚！

衆 (大驚) 哦！

艾 怎麼？

書 同時，我稟宣佈我們知縣大人和馬秘書馬小姐訂婚！

(馬小姐急投知縣之懷。)

(馬局長第一個頓悟了其中奧妙。)

馬（誇張地，）哇！恭喜省長大人！（立正，敬禮，握手，）恭喜知縣大人！好

妹妹！我也恭喜你！

蕭（見機而作，）恭喜省長大人！知縣大人！

齊（無可無不可，）恭喜大人，恭喜大人！

艾（面色發青，）唔，二位大人，恭喜恭喜！

（秘書長急忙再祝賀二位大人，知縣也祝賀了省長，省長也祝賀了知縣。

乘機，鐘局長搖搖頭走到一邊去了。）

（艾局長一言不發地匆匆而出。）

（秘書長急指示給侍從注意，侍從點頭。）

姐（驕傲地，）劉小姐，我恭喜你了！

太（滿臉得意）馬小姐，我也恭喜你了！

（侍從急向省長耳語。省長點頭。）

省（作訓話姿態。）諸位，我講過不止一次了，我提倡廉潔政治，其作用在於提

高行政效率；提高行政效率；就是任什麼事要辦得快，而且辦得好！我之所以

此刻就宣佈和劉小姐訂婚，不過是給諸位在辦理行政上做一個榜樣！——要像

我一樣，辦得又快又好！

杏（領頭鼓掌。）大人說得好！

衆（亦鼓掌。）好！好！

馬 卑職更要請求大人：給小的們再做一次榜樣。

省 馬局長，你是什麼意思？

馬 請大人以最快速度結婚，給卑職們做榜樣。

杏（對馬局長的意思很好，請大人宣佈。

知 對！對！卑職很希望大人馬上賞我們喜酒喝。

齊 好！好！好極了！

衆 好！好！

侍 大人，觀感答應在下一個禮拜舉行結婚禮，小的馬上去籌備！

省 下禮拜？——明天就結婚！

馬 (歡呼) 哦！大人！您真偉大！您辦事真像閃電一樣快！您的意志像鋼鐵一般堅強！您真是偉大，偉大！偉大得至高無上！至高無上的偉大！(跳起來。)

省 我辦事就是這麼直截了當！明天結婚，後天就回省，也不再打擾你們了！

書 (鼓掌，) 省長大人萬歲！

馬 省長大人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

(衆人一齊歡呼。)

書 我再宣佈：我們知縣大人也和省長大人同時結婚！

省 好！(鼓掌。)

衆 好！(鼓掌。)

(艾局長引着一位衣衫不整的客人，即原來那位真的縣長狂奔上。)

艾 (氣憤不平地。) 諸位！請看看這是誰？

(知縣以下的人都大驚失色。)



衆 呀！……

蕭（問艾。）怎麼，你把他？！！（艾不理）  
省 這是誰？

（請原諒，親愛的讀者，爲了分別這兩位知縣，讓我用「縣」來代表這位  
眞的知縣。）

縣長大人：小的是本縣的知縣。

省（驚。）哦！你是本縣的知縣？那末你說這位知縣是假的壞？

縣 回稟大人：這假知縣本來是一個亂黨，當那天晚上小的被亂黨打傷了以後，便  
被兩個警察抬了去甯做壯丁，他就冒充了知縣。

省（大怒）好胆大的亂黨！居然敢在本省長面前冒充知縣！抓下  
知 大人容稟，小的是眞知縣！他才是冒充的！

（秘書長急與侍從耳語。）

省 你是眞的？有什麼證據？

知大人：小的生來就是一付官派，可是請大人看他，那裏像一個真知縣？  
 侍 啓稟大人：知縣既有了真假兩個，就不能聽他們自己胡說亂道，最好是讓別人來證明。

省 應。——那末，各位局長，你們看看，到底誰是真知縣？

艾 大人！

省 （看看他，不禁一怔。）你不用誇話！

（各局長相顧默然。）

省 你們都認不出麼？

縣 （環顧衆人，衆人低頭相避。）……

鐘 （在仔細地辨認。）……

縣 （發現了知縣太太）……哦……

太 （一直在躲避着他。）……

縣 省長大人：不用別人證明了，卑職的內容在此地，她總可以證明了。

省 你的太太在這兒？誰是你的太太？

縣 (向太太。) 太太，你可以替我證明呀！你爲什麼不說話？

太 (茫呼。) 你是個瘋子？誰是你的太太？

省 (大怒) 混賬！這是本大人的太太，你怎麼胡說白道！你們到底認不認得他？

馬 回稟大人：卑職不認得他！

蕭 唔，唔，唔？(向艾憤憤然) 卑職不認得這個人！

齊 那我也……也不認得。

省 (憤怒地向艾) 艾局長：我知道你在和我搗蛋！讓一個瘋子來侮辱我的太太！

那末你認得他是真的知縣？

艾 (大勢已去，態度一變) 回稟大人，小的不敢：他自己說是知縣，小的也只

好帶他進來了。其實小的也分辨不出來。

縣 (大叫) 艾局長！連你都不承認我？

艾 (勃然。) 誰認得你？

省 你也不認得？！！爲什麼帶進來？混蛋！

艾 是！是！學賊糊塗！

鍾 (向縣) 知縣大人，我認得你。可是他們現在脾氣都有點痞！你走罷！

省 (大怒。) 鍾局長，你胡說什麼！

鍾 大人，我認得他；他是知縣！

省 (更激怒) 他是知縣？別人都承認，你說他是知縣？我看你跟他兩個都是瘋

子！

馬 同京大人：鍾局長實在有點瘋病！

(侍從遞上賬冊，指示省長)

省 對了，我剛才就要召集你們講話的，現在我對你們說：！！

省 (更正) 是！

衆 是！

省 這次到此地巡察，我什麼都看見了。一切都很好！就是財政局！

(艾急以金幣遞侍從。)

(侍從向省長搖頭)

省 艾局長辦事很欠精明，以後要當心才是！

艾 是！大人！

省 衛生局領局長神經錯亂，辦事不力，所辦的十二個衛生所完全是虛設的！有這欺瞞本官。還有，在他的賬上查出一筆錯誤，多支了三元三角三分三釐三，賬面上已經有病。賄地裏更不知要如何貪污了！，本官提倡廉潔，決不容許有絲毫貪污存在！我要殺一儆百，以警效尤！來！

侍 有！

省 把這個冒充的知縣和衛生局領局長一齊帶下去：執行槍斃！

侍 是

(幕急落)



## 第三幕

時：次日下午

地：同前幕

人：知縣

駁書長

省長

侍從

省長夫人——卽知縣太太

知縣太太——卽馬小姐

艾局長

馬局長

齊局長

蕭局長

老百姓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

男債相四人

女債相四人

聽差 1, 2, 3, 4

景：客廳裏懸燈結彩，愈加輝煌。

（省長大人與原來的知縣太太，即所謂劉科長劉小姐，知縣大人，與馬秘書馬小姐結婚了。）

（禮堂在縣衙門的大禮堂上，外面賓客盈門，熱鬧非凡。）

（結婚儀式快要開始了，新娘之一，省長夫人在她過去住過的那間內室裏化粧，另一位新娘——知縣太太，則在後花園一所洋房裏化粧。）

（聽差們穿過女債相們不時地從兩邊門裏出來送送那。）



〔馬局長自天井中奔上。〕

馬 新娘子裙裝扮好了麼？（急急忙忙地去推內室的門。）快點罷，還有十分鐘！  
聲 不要催！

馬 （敢怒而不敢言低聲囁語）不催不催，只有十分鐘了，（轉身再向後花園去）  
那邊新娘子，好了沒有？

〔聽差幻上〕

2. 快了，快了，（穿堂而下）

馬 只有十分鐘了呀！（下）

〔侍從從天井上〕

侍 （向內室）省長大人說，請快點了！

聲 知道了。

〔知縣全身大禮服，從天井中上。〕

知 快點呀，快點呀，還有五分鐘，——省長夫人怎麼樣？

侍 催過了！

知 啊，急死人，急死人！（向花園下。）

侍 對了，再去催催您的新夫人吧！

（侍從打算向天井下，艾局長急上，碰個照面。）

侍 艾局長，您忙？

艾 （急藏手中的大紙包）唔：二爺您忙！

侍 您找知縣大人？

艾 嚶，我找知縣大人。

侍 唔（看一眼，下）

艾 （向穿過的路邊，）看見縣局長沒有？

2. 沒有，艾老爺。（下）

（馬局長出）

馬 要命，要命，只有三分鐘了，——艾局長您在這兒？……哦，您恭候省長夫

人？（笑向天井下）

艾 賤：馬局長現在是該你得意了。

（蕭局長自天井潛步上）

蕭 （鬼祟地）艾局長，傳單印來了沒有？

艾 （將紙包交給他）剛剛才印好，快點去發！——哦，你跟秘書長說了沒有？還沒有。

艾 快點找他——一定在舉行婚禮以前跟他說！我是兩套計劃：軟的不行再來硬的！——傳單快去分給他們，但要聽到我的信後再發——他們來了多少人？

蕭 五十多人！

艾 好，你快去！

（蕭局長急下）

（艾局長向內室窺探，躊躇著。）

（知縣上。）

知 真急死人，急死人

艾 哦，大人，新娘還沒有裝扮好！

知 是呀！時間已經到了，急死人！

艾 急什麼呢，遲早今天總要結婚的，坐下休息一會罷！——您今天看了報沒有？

知 看報，我今天還有心思看報？

艾 （掏出一份報遞給他）大人今天的報您得看一下，上面有兩篇文章在罵大人，

您呀！

知 哦，罵我？——把他報館封了！

艾 （笑）您看了再說。（溜下）

知 罵我？（翻報）在哪兒？……在哪兒？……哦，這兒有一個字我認得！

……這兒還有一個字？……真是罵我？——祕書長！祕書長！（奔下）

（內室門開，女傭相引新娘——省長夫人出。）

省長夫人 怎麼，省長呢？只在座，只在座，省長還沒有來！

(通花園門開，女傭相引新娘——知縣太太上。)

知縣太太 哦，省長夫人，您也化了裝，——呀，您真漂亮！

夫 (得意地) 知縣太太您才漂亮！

太太 哎呀，可惜，你這朵花(指頭上)太大了一點——您的臉廍太瘦了！要是我戴就好了！

夫 (怒) 誰說的，你的臉太胖了，戴了才不好看哩！

太太 我胖了？人家都說我不胖不瘦呢？我戴給您看。

(知縣太太轉身跑回去，女傭隨入。)

夫 (憤憤地。) 一付丫頭相！(向女傭)我再去加一朵！氣死他！(欲轉身入室。)

(艾局長潛步上)

艾 恭喜夫人！

夫 險……(截止)

艾 怎麼，夫人不認識我了？

夫（向債相）你們先進去，替我再找一朵花！

（女債相下）

夫 你來幹嗎？

艾（狠毒地）你好，你就把我賣了！

夫 我賣了你？——前天你為什麼把那個死鬼找回來，你想丟我的人？

艾 那是因為別人先出賣了你呀——你上了人家的當！

夫 我上了人家的當——我也不是三歲孩子！

艾 那你是甘心願嫁給那老頭子？

夫 你要我不明不白，跟你一輩子？

艾 哼，好，我要你付出代價來！

夫 代價？要代價別找我！（憤然面下）

艾（冷笑）好，有了代價還怕找不到女人？

(蕭局長上。)

蕭 艾局長，看見秘書長沒有？

艾 還沒找到他？——傳單分給他們代表沒有？

蕭 完全分了，——艾局長我又想起一件事。現在他們那一邊有知縣，秘書長，馬局長，背後還有省長撐腰，咱們這一邊只有你我二人，勢力太單薄了一點，好不好把齊局長邀進來？

艾 那傢伙有什麼用？一個風吹雨送倒的人！

蕭 可是現在利用他一下，總可以壯壯聲勢呀——您前回的事情就失敗在這一點呀！真知縣回來了，您把他攆起，連我都賣了！

艾 得，得，過去別談，齊局長只要他肯參加也好。

蕭 我已經跟他談過了。

艾 他怎麼說？

蕭 他有什麼說的，他只說您如果趕了知縣，我做了財政局，那他也只希望作工務

局——總比他那窮教育局長高一點——哦，他來了。

（齊局長上）

齊 省長大人要我來問：新娘子都裝扮好了麼？

艾 好了好了，（拉他一把）齊局長，我們的事蕭局長跟您談了？

蕭 談了談了。

艾 您的意見怎麼樣？

齊 我沒有意見，你們誰作知縣我都不反對，真知縣也好，假知縣也好，總是個知

縣嘛！所以昨天的事，我是以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！

艾 過去別談，現在是我娶……

齊 現在有什麼問題呢？您來做知縣，我還不是一樣的擁護？

艾 可是擁護不是放在嘴上的！

蕭 齊局長你也來幫幫忙！

齊 （爲難）我能作什麼呢？



又有事做，來，來，我跟你談。（見這花園門開了，急拖齊局長向天井下，翹局長額下。）

（通花園門開，知縣太太——馬小姐引債相上。）

太 省長夫人——哦，省長夫人呢？

（摸摸頭上的花）

（省長夫人引債相上）

夫 來了！哦，縣太太，您也戴起花來了？

太 您說我戴了不好看嗎？

夫 （笑）倒也好看，可是我覺得戴兩朵更要好些。（摸摸髮髻）

太 多少倒沒有關係，只看合式不合式。

夫 對了！哦，縣太太，你這鑽石戒指真漂亮，是幾克拉的？

太 （得意）五克拉！知縣大人特地給我買的！

夫 嚶，很好，很好！……你看：我這十克拉的怎麼樣？

太十克拉？（不生氣）「里會有十克拉？這還不如我一樣是五克拉的？」

夫這也是五克拉？什麼東西到你眼裏都會變了呢！

太我知道：這也是我們知縣大人送給省長大人的！

夫（氣）哼！縣太太，有一天我們的省長大人在你眼裏也會變做知縣大人了呢！

（女僕相勸了省長夫人，拉回內室）

太（也反唇相譏）省長大人自然不會變了，可是省長夫人也許會變來變去的呢！

（女僕相也勸阻了知縣太太，拉回去了）

（秘書長借省長及侍從上男傭相隨後）

（秘書長指着一份報紙和省長低語著）

省、秘書長的意思，這文章，是艾局長寫的？

書我想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了。

侍小的也這樣想：剛才我看見艾局長在這兒鬼鬼祟祟地，不知要幹什麼，手裏還

有一個大紙包。

書 這就對了！

（知縣奔上後頭隨着男傭相）

知 祕書長，祕書長，你看這報上在罵我——哦，省長大人來了！

書 知縣大人也看見了！

知 （拖祕書長在一邊）這家報館是誰辦的？封門，馬上封他的門！

書 馬上就封！還要放慮一下！

知 剛才艾局長拿這份報給我，這報上在罵我！我拿起一看：可不是？——還要

將慮甚？你瞧，這兒一個「儉」字，這兒又是個「假」字，你就你說，還不

是罵你我之人！這一定說咱們是儉——說咱們是假的！

（看報）唔，大人，您說的是這個？這並不是罵我們：這個「儉」字是一個

影片的老字叫做「儉吝霸王」，這是我們最偉大的第一部國產影片。

知 （驚）哦，那個「假」字也不是？

書 這是說這尹大人請寫的新聞，他「假委病去了」——與我們沒有關係的，大人！

知（難爲情）不行，不行，今天是我結婚的好日子，他們在報上偏偏要用這兩個字，一定是有意搗蛋！

（省長大人和特從在商談著什麼）

書是！是！：：：不過：：：

知從此以後報紙上不許用這兩個字，誰用了就封門！

書是！是，——可是大人，報紙上另外有一篇文章在罵您和省長大人，您知道？

知怎麼？報上真在罵我？罵我什麼？

書您別問了！還會有什麼好聽的話？——要打倒您和省長大人！

知（怒）打倒我？打倒省長？那裏要封他報館！

書您別着急！我正和省長大人商量呢！——省長大人，剛才支局長特拿了一份

報給甸縣大人看，這可難問更是他幹的了。

省（點頭）嗯，：：：

書大人，您實在太寬容他了，前天他帶那個瘋子來冒充知縣，您都沒有處罰他，

所以他更四大妄公了。

省 可是祕書長，他能夠跳反碼蛋，可見得倒很有點本領——有這種本領的人怎能作官，而要作官的人，也非有這種本領不可，所以我認為他倒是一個人才，可以收服他！

書 是的，是的，這是大人的遠見，不過……

省 當然，他如果就是這點能耐，寫寫文章罵罵人，還算不得什麼——那我可以用他的報館！但現在不管他，先去結了婚再說！

（馬局長奔上）

馬 快點呀，二位大人，已經過了二十分鐘啦！——新娘子呢？（向知縣）大人，我們去迎新娘罷！

知 好，結婚要緊！

（馬局長傾知縣及男僕相下）

侍 那麼大人也去迎新娘吧！

（省長引男僕橫進內室）

（侍從隨省長欲下，秘書長拉他留下）

書 二爺，省長大人這是甚麼意思？真要提拔艾局長？

侍 我們大人是主張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」的，什麼事都希望擱得平，放得穩。

平平安安過去就得！

書 那麼大人打算怎麼措置呢？

侍 當然還是兩面光呀，大家都過得去。

書 現在怎麼能夠兩面光呢？

侍 他攻擊省長是假的，不過是想攻走你們知縣。

書 可是知縣只有一個，不是他的就是我們的，省長大人總不能讓我們落空呀？

……

侍 （笑）秘書長，剛才報上不是還有一個消息：說本道道尹請假了？

書 （恍然大悟）哦！（大喜）二爺您可能想辦法？

侍 辦法當然有，可是我們省長大人頭又要痛啦！

書 那麼是前腦？後腦？

侍 （不悅）祕書長，這是一箇豈尹呀！左右前後不必說，而且得是一個雙份。（

舉全手）

書 （伸舌）十根？可飽減少？

侍 現在不必說，省長大人還要看看動靜，如果他拿不出別的花樣來，理部不理他！

書 好，好，回頭再說！

（音樂奏婚禮曲）

（蓮花園的門和內室的門同時開了，兩對新人各領男女僕相出，走向天井去）

（蕭局長自天井飛奔而入）

蕭 不得了，不得了，……大人，停一停……祕書長，不得了！老百姓要暴動！

（新游行列停止了，音樂停止，省長及知縣奔過來）

（馬局長也從後花園奔出）

查 暴動！

侍 怎麼一回事？

蕭 老百姓混進衙門來了要暴動！

馬 蕭局長，你是存心丟我的面子，還是開玩笑？我警察局長怎麼會不知道？

（齊局長並不很熱心地走進來）

蕭 （冷笑）等您知道了，二位大人福姓命難保了！

知 （大驚）呀！到底怎麼樣？

蕭 今天客人太多，進進出出，什麼人都有，所以就混進來好幾百老百姓！

知 好幾百！

蕭 只！有五六百！

馬 胡說，五六百人怎麼沒看見？



齊：壞壞，你們二位別抬槓，先讓他報告！

趙：你讓齊局長說，是不是來了很多人？

齊：我：：我沒有十分看清楚，不過是有些很可疑的人！

趙：有許多人暗藏武器，帶著手槍，有許多人帶著傳單標語。——齊局長你沒看見麼？

齊：是的，是的，大概有，不過我的眼睛不行，我是看不清楚的。

馬：你消息絕對可靠不？

趙：（反攻）對了，馬局長，算我多事，這當然不是你警察局的責任，還請你去調查一下罷。

齊：好，別講廢話了——他們打算幹什麼？

趙：（掏出兩張標語）大人看，這是我偷來的兩張標語，上面是（打開來一張是「打倒省長」，一張是「打倒知縣」）

齊：他們打算怎麼幹呢？

蕭 據說他好像二位大人行結婚禮的時候，沙實行暴動，  
（這在前院，後院，前廳，後廳，大禮堂，後花園，到處都佈置得有他們的人！

知（驚惶無主）大人這……這麼快辦？

馬 這一切都是亂黨！革命黨！把他們抓起來！

知 對，對，馬上抓起來！

蕭 當然這又是馬局長差事了！

查（向省長）大人，這就是那「回事」了

省（點頭）嗯，（作態）好，他們鬧到我面前來了。馬上派人來彈壓——馬長

長，你馬上可以調動多少武裝力量？

馬（愁）武裝力量？

蕭 省長大人問你馬上能夠調動多少人馬？

省 前天你說十分鐘之內可以召集十萬人，你這句話有幾成可以兌現？

馬 這……

蕭 (冷飄的) 幾萬人總可以有吧!

省 不必客氣了; 我知道那是一句大話。但有幾處呢? 有幾成說呢? 成!

馬 (窘急) 那! : : : 那十萬人是可以動員, 但不是十分鐘之內, 卑職恐怕說辦了, 是十天之內。

省 那還說什麼! ——你還想抓人?

書 大人, 我看大事化小, 小事化無, 也不必大動干戈了!

省 對, 你的話對, 一個政治家絕不能與民為仇, 絕不能妄動干戈, 我們要以人民的幸福為重, 要化干戈為玉帛!

書 是的, 卑職們很能體諒大人為國為民的苦心!

(外面忽起吼叫)

蕭 哎呀, 大人, 您聽! : : : :

知 (幾乎哭出來) 大人, 大人, 怎麼辦?

馬 (全身發抖) 大人這: : :

（吼叫又起）

漸 這不得了，不得了！

齊 這真是不得了！

知 大人！

馬 大人！

省 噫什麼？

密 大人自有辦法，你們別亂嚷！

（第三次吼叫聲起）

（同時文局長自天井中慢慢定來）

艾 （笑容滿面）二位大人，時間已經過了，請去行禮啦！大家都準備着吃酒哩！

省 （鎮靜地微笑）馬上就來了，可是還要在計劃一件事。

艾 噫，大人有什麼計劃？

省 今天是我，你們知縣大人的雙喜同好日子，我想奕奕熱鬧，再喜上加喜，讓大

家痛快一下，——可是外面吼叫什麼？

艾 沒有什麼，他們是在歡呼大人萬歲。

省 這聲音不大好聽，要歡呼萬歲讓他們叫得清楚一點。

艾 是，卑職馬上通知他們，——可是請大人指示是什麼計劃？

省 (目視侍從) 我現在要宣佈一件事——

侍 (目視省書長作探詢狀)？……

省 (撲撲胸脯舉手作五數，反復二次)……

侍 (向省長點頭)……

省 好，我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再宣佈兩件喜事，加上我們兩對結婚，四件事，

合併舉行，來個事事如意！等一件，本道道尹請假出缺，我陞任本縣知縣做本

道道尹！

知 (大喜過望) 什麼？大人？

省 省長大人陞任您做本道道尹，快點叩謝大人！

知（也忘了大禮服，跪下叩頭如搗蒜）叩謝大人！叩謝大人恩典！

省 第二件，本縣知縣既然陞任道尹，就以本縣財政局艾局長陞任本縣知縣！

艾 謝省長大人栽培！

省 好了，今天是喜上加喜，四件喜事，合併舉行。艾局長，——新任知縣，你去

宣傳一下吧。

艾 是。（急奔出門外，向外舉手為號）

省 好了，沒有事了，去結婚吧！

（音樂奏婚禮曲）

（婚禮行列排好了）

（省長與侍從耳語，侍從再向秘書長耳語）

（外面高叫：「省長大人萬歲萬歲萬歲！」）

（艾局長，退讓在一邊，婚禮行列出發）

（艾局長向蕭局長有所指示，蕭局長俯首局長下）

（台上僅艾局長與祕書長留下）

書 新任知縣大人，卑職恭喜您了！

艾 （大笑）祕書長，（握手）怎麼如此稱呼呢？您一定也跟道尹大人陸遷了（打招呼）我們這副做不打成相識（真是惺惺相惜）祕書長，我們都是一家人了！

（大笑）真是不打不成相識。大人，您真是（豎大拇指）政治界的傑出人才！

祕書長，您才了不起，真是官場中的能手，道尹又被你搶去了。（大笑）

（二人握手大笑）

（歡呼聲又起）

書 晚，剛才省長大人吩咐：明天早上，省長就起程回省，道尹大人明天也就啓程上任，知縣大人！您明天也好走馬上任了，可是（低聲）您今天報上的文章，還有今天這許多佈置，對於省長和我們知縣二位大人都有點難看了，解給還是緊給您，您得想個辦法，讓二位大人面子上光彩光彩呀！

艾 （笑）祕書長放心，這早在我計劃之中了。我知道省長大人和祕書長都是聰

明人，絕不會讓我走到極端的。既走不到極端，我就得預先佈置一條退路。  
書 您已經佈置好了？

艾 我的計劃是可戰可和，可進可退，可攻可守，而且是可左可右的雙軌計劃，

書 ……

艾 說得明白點，就是我擬定了兩套計劃，同時進行，一面在準備打倒的計劃，一面也準備了擁護的計劃，省長大人和廳長懂得我的意思，我就擁護。不理，我就打倒！

書 哦，（笑）您這真叫三刀兩面了！

艾 （大笑）……所以在擁護計劃上，我也準備好了一切，比如說：明天在報紙上，就發表這篇（掏出大批文件）擁護省長大人和知縣大人的文章，這裏是擁護的傳單、標語、宣言，這裏是擁護大會的口號，這裏是擁護大會的提議案……；甚至今天我帶來的琴索，也都帶著兩件東西，一件是武器，還有一件是擁護的小孩子！



書 枉極了，枉極了，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就可以開一個歡迎省長大人和知縣大人的  
 接衆大會？

艾 可以，可以，當然可以，只要把所有探聽同學都收做歡迎隊好啦——我已  
 請齊局長去辦了！

書 那就極了！枉極了！我就惹不起的人才，真是了不起的人才！我們相見  
 恨晚了！

艾 （握手）秘書長，我們是英雄識英雄，真景相見恨晚了！

（音樂奏婚禮曲）

書 婚禮已經完了？

艾 大人他們已經回來了。

（婚禮行到門來了）

（馬局長，齊局長，齊局長，及省長侍從也進來了）

（婚禮行到馬上變成散兵線）

艾 (向省長) 叩謝大人恩典，(向知縣) 恭喜大人誼官！

(於是秘書長及各局長向知縣賀喜，各局長再向艾局長賀喜，省長夫人也向知縣太太賀喜)

夫 知縣太太，您現在是道尹夫人了，恭喜您！

太 謝謝您省長夫人(伸手) 您看，我這個鑽石戒指換了，也是十克拉的了。

夫 (笑) 唔，是的，是的，可是光彩還沒有我這個好！

太 什麼東西到您眼裏也都會變了呢！

夫 (也就一笑算了。)

艾 (忽然看見外邊向來人) 怎麼？你們都來了，你們來幹嗎？

(齊局長與艾局長耳語)

(老百姓子，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……等上，前面舉一面橫幅

大旗，旗上是：「歡迎省長大人！歡迎知縣大人！」十二個大字。每人手

中一根童子軍式的木棍，棍頭上都是寫着歡迎標誌的小旗子，列隊向客廳

來，在後面，留在天井裏還有好多人。」

老百姓們 歡送省長大人，歡送知縣大人！

艾（狂喜）好極了，好極了，你們來得正好，你們是來歡送省長，知縣二位大人的！

老百姓們 是

艾 那，好極了，好極了！——省長大人！道尹大人！因為聽說大人們明天就要回省上任，所以老百姓們馬上就趕來歡送二位大人！卑職現在正式代表本縣各機關，團體，學校，以及全縣一萬萬人民，恭向二位大人表示熱情的歡送！（鞠躬文稿來）

（蕭局長向老百姓示意，舉手鼓掌，衆百姓隨之鼓掌）

艾 卑職來代表民衆朗誦歡送詞：——（讀）「省長大人，知縣大人，你們是老百姓的偉大救星！」

（蕭局長領導鼓掌）

「你們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呀……」

（蕭局長領導鼓掌）

艾：蕭首從省長，知縣重任以臻，我們老百姓好像生活在天堂裏一般……

（鼓掌）

（蕭局長又領導鼓掌）

艾：行，我們每人帶份了洋房，我們每人都帶了汽車，我們每天都在吃大菜，我這真

是發及尼從蕭安局樂呀！

（蕭局長領導大鼓掌）

艾：我們感謝二位大人，我們沒有受過過苛雜稅的剝削，我們沒有受過土豪劣紳的壓迫，我們沒有受過貪官污吏的敲詐，我們沒有受過特務和集中營的威脅，我們都有天籟的自慰，言論自由，有球及一切敲詐，這都是二位大人的德政呀！

（蕭局長領導着擁擠的鼓掌）（完）

（在鼓掌聲中，懸在那裏的鈴鐺忽然大聲起來）

（鼓掌聲突然停止）

知

（大驚）哎呀！

書

（大驚）哎呀，什麼事？

（就在同時，橫幅大旗翻轉來了，響徹「打倒省長，打倒知縣」八個大

字）

（就在同時，木棍上的紙旗都斷去了，木棍舉了起來，每個人都被監視起

來。）

（就在同時，艾局長被老百姓子從領後一把抓住）

（兩位新娘子驚叫起來）

書（掏出手槍，但被背後的老百姓抓住他的手）艾局長，你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艾天嘯，我也不知道他們要幹甚麼！

（天井裏一片吼叫）

子 對不起，艾局長，你欺騙了我們，出賣了我們，我們不是應該送什麼大人的！

我們過來驅逐貪官污吏的！你跟他們原來是一夥，也跟他們一夥去罷！

艾 到哪兒去？

子 我們，要審判你們，走！

衆官員 天啦，這可完啦！

（每個老百姓抓住一個人的後領要拖走）

（被抓的人都驚醒起來）

知 （拖住馬小姐不放）我不是知縣呀！我不是知縣呀！太太還給我罷！我不是知

縣呀！

（天井裏一片驚吼）

（增轉）

## 尾 聲

時： 序幕後一小時近黎明

地： 同序幕

人： 老頭兒

闖入者 甲

乙

景： 同序幕；但夜色已去，客廳裏倒變得整潔簡單。

（幕開時鈴聲大作）

（甲在長沙發上，酣睡未醒）

（乙倒懸在小沙發前，身體已跌在地上了，兩腿還倒懸在椅上，一只手抓着沙發扶手。）

乙……太太還給我，我不是知縣呀！太太還給我，我不是知縣呀！

（鈴聲不斷地響）

（老頭兒在窗外看了半晌，見他們不起來，便手執雞毛禱帚，推開窗門進來）

老（欲笑着）醒醒呀，三位好漢，鈴鐘響了！

乙（還沒醒）……我不是知縣呀……

老（笑着推他）誰說你是知縣呀！（抓住他的領襟）醒醒呀！鈴鐘響了！

乙（朦朧地）我不是知縣呀！……哦，老頭兒，是你？……

老（醒）是我，走罷，走罷，（拖他起來）我知道你不是知縣……

乙（恍惚地）我……是知縣呀，而且我已經陸了道尹了……你要幹嗎？（盛氣來）

老（笑）你陸了道尹了？……你說的是什麼夢話，不懂……

乙你怎麼不懂，我是官，我原來是知縣，今天陸了道尹了！



甲 (抓住後領推們) 你醒醒吧，不知死活的東西，鈴鏢響了半天了！  
(鈴鏢了) 什麼事？

(鈴又響)

乙 你別動手，我讓你當一個局長好了。

甲 哎呀，你還在做夢(猛打他一巴掌) 快逃呀！衣包！

乙 (這才醒了) 哦！(看看自己衣袋) 哦！……(回顧) 哦哦，怎麼做？  
(將衣包壓在他的背上) 走！(掏出手槍)

(甲乙先向天井那邊走，似有所見，急回。)

甲 哎呀！……

乙 他們追過來了？

老 我拉了半天鈴鏢呀！

甲 少說廢話。老狗！

(甲乙退到蓮花圍門邊)

(老頭兒微笑着看他們)

老 我告訴過你們，走這個門通往花園。

甲 (竊笑着警惕着天井那方面，送到門邊，反手開開門，)快，從這兒走。

(可是，門外槍刺如林，直指着他們)

乙 (轉身看見大群)哎呀！

衆 舉手！

乙 (舉手，衣包落地)……

甲 (舉手轉身一看，也退了一步)啊……

衆 走！

老 (笑)走罷！走罷！(用揮帚打掃着沙發)

(乙拖去衣包，甲乙在槍刺中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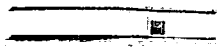
(鴉鳴)

(陽光出現)

老 (用揮帚到處揮着) 掃時了，天快亮了！

(幕落)

(一九四五、十、三十、寫完於蘇聯)



---

---

# ★ 摘星者的死亡

屈楚藩

這是一本優秀的詩作，作者的詩篇裏沒有矯  
楚刻劃句，也沒有浮誇的激情，每一行，每  
一節詩裏都存在着一種真摯的激情，在風標  
上造成了「一種橫面、平凡、單純的美。」摘  
星者的死亡」一詩，是作者在詩創作上的一  
個大膽的嘗試，我們願意向讀者誠懇地推介  
這本詩集。

本社總經售  
定價三百元

---

---

# 國官陞

✱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渝初版	新 民 書 店 民 明 華 山 西 路	分 發 行 所 重 慶 林 森 路 一 四 四 號 成 都 祠 堂 街 二 十 一 號 漢 口 交 通 路 二 十 四 號	印 如 詩 不 大 有 所 推 雅	出 版 者 重 慶 臨 江 路 西 來 街 四 十 號 電 掛 六 三 八 〇	定 基 價 本 六 元 五 角	發 行 者 陳 益 出 版 社	著 者 陳 白 塵
				重 慶 臨 江 路 西 來 街 四 十 號 電 掛 六 三 八 〇	六 元 五 角	陳 益 出 版 社	陳 白 塵

c(1-2030)

碼(1735)章(1029)

